

如何以「我是暴君的婢女，刚替暴君挡了一剑」为开头写一文？



目录

我是暴君的婢女，刚替暴君挡了一剑。

他抱着我，眼底猩红，身子直颤。

而我，正在他怀里寻找最美的死亡姿势。

“阿昭，你不准死，你若是死了……你若是死了……”

我偏头，脸上是练习过无数次的完美笑容。

“阿绥又说胡话了。”

“我若是死了，阿绥不要为我伤心，好好保重自己。”

“一定一定要记得我说的话，要做一个明君。”

说完，我抬手摸了摸他的鬓角，挤出一滴泪来，闭上了眼。

这是我第二次死在他面前。

*

宁遥穿越到一个陌生的世界里，匹配到一个奇奇怪怪的系统。

想要活下去，只能按照系统的指示，攻略反派暴君，唤醒他心底的善意。

为了攻略他，她死了两次。

她见过他跌在泥塘里，举步维艰艰难求生；

也见过他意气风发高高在上，挥手間便定人生死。

她还见过他哭红了眼睛，求她再也不要离开他。

*

殷绥是个货真价实的暴君，暴戾恣睢、喜怒无常，视人命为草芥。

他半生伶仃，身世坎坷，备受欺凌。

他不懂什么是情什么是爱，甚至不相信这个世界上有纯粹的感情。

直到宁遥出现。

她教会他信任，教会他温柔，赋予他心痛也赐予他喜乐。

排雷：真·病娇反派暴君 X 温暖坚韧天使女主

01/

宁遥怎么也想不到，她和殷绥的第一次见面会是这样的，更没想到——

那个系统口中暴戾恣睢、喜怒无常、视人命为草芥，张口闭口喊打喊杀的帝王，在十一二岁时，竟是个瘦的像竹竿一样的孱弱少年。

他躺在破朽的老木床上，面色青白又透着不正常的潮红。

十月的寒冬，风透过破了洞的糊窗纸，呼呼地往里刮。

他却只盖着件薄薄的凉被，背面上还打了好几个补丁，补丁针脚凌乱，连布头也是东一块西一块，不知从哪里拆下来的。

宁遥有些不敢置信地问系统：“这真的是你跟我说的那个未来暴君？我的攻略对象？！”

系统应了声：“是啊。”

宁遥是个穿越者。

她本来在21世纪活得好好的，房子有了车子也有了，这在房子比人贵的21世纪是多么不容易啊！

然后，一场车祸把她带到了现在这个世界。

穿越就算了，还特喵的配了个破系统，宁遥有点想骂人。

按照系统说的，她穿越到这里是有任务的，需要拯救这个世界里的反派——殷绥。

不管用什么方法，她需要成功攻略殷绥，把他改造成一代明君，才算是完成任务。

殷绥是这个世界的帝王，也是这个世界最不稳定的因素。

他是身世坎坷、备受欺凌的落魄皇子。

生母早故、母族反叛，被钦天监断定不详，无缘皇位。

是皇宫谁都可以踩一脚的存在，即使是这样，也有人站在暗地里想要取他的性命。

他也是凶狠残暴、淡薄人命的帝王。

踩着手足的鲜血和白骨登上王位，重赋税、重徭役、开酷刑、喜征战。

喜怒随心，张口闭口打打杀杀，一个不如意便要取人性命。

系统说了一大堆，最后来了个一句话总结：“总之，是个十分残暴不仁的家伙。”

“你攻略他的时候一定要小心，千万不要被他给……”

系统在她脑海里比了个抹脖子的动作。

宁遥沉默了。

“这么危险的事情.....你们为什么要选择我？”

她一个普普通通的21世纪的社畜，也没做出什么丰功伟绩来，连恋爱都没谈过，为什么要选她阿喂？！

“噓，这不是你正好出车祸被我们匹配到了吗？！”

宁遥：“.....”

系统见她反应不对，赶忙嘿笑了声：“不过我们选人都是有标准的，你能匹配到，说明你一定有什么特别的地方。”

我信了你个大头鬼！

宁遥翻了个白眼：“我可以拒绝吗？”

“当然可以呀！”

“不过这样你就要死了哟。”

“但是如果你选择参加任务，我会给你三次机会，就算你不小心死在了这个世界也没有关系，我们会复活你的。”

“只要你完成任务，我们也会给你相应的奖励，满足你一个愿望，到时候你想要的留在这个世界还是回到以前的世界都可以。”

“我出车祸之后怎么样了.....”

“这个你放心，你已经成功抢救回来了，身体的各项指标也都正常，只是成了植物人，你的家人都在悉心地照顾你。”

宁遥沉默了。

“虽然这个任务是有一点点难啦，”系统放软了声音。

“不过你放心，我会帮你的，我们是一体的，我永远是你坚强的后盾！”

“那你能帮我做什么？”

系统想了想，一本正经：“我能帮你加油，在你旁边喊666。”

“捧哏捧得好，快乐少不了哦~”

见宁遥脸色越来越黑，系统才正色起来。

“只要你完成任务，就可以回家了，你也不忍心让自己的家人一直照顾一个植物人吧？！”

“哎呀，反正你也没有其他选择了，不如搏一搏，单车变摩托啊！”

宁遥：“……”

虽然感觉这个系统好像不太靠谱的样子，宁遥还是答应了。

毕竟她不答应也没有办法啊喂！

不如赶紧答应，早点完成早点回家。

这是她穿越过来的第一天。

她现在的身份是皇后的宫女，紫芙。

三年前，殷绥的母妃去世。

同年，皇上治世不利，天灾人祸并行。

皇后联合钦天监，夜观天象，说宫里有大凶之人，命格突变，冲撞了紫微星，致天下动荡，需送出宫静养，以安天象。

于是殷绥就被送到了距京千里的棕城静养。

皇后“仁爱”，为表慈母之心，特意从身边调了一个嬷嬷、一个宫女、两个太监随行“照顾”殷绥。

名为照顾，实为监视+虐待。

棕城天高皇帝远，加上殷绥本就“不详”，皇上自然想不起他来。

就算想起来了，身边也全是皇后的人，捏造事实太简单了。

皇后甚至还给她们几个下了死命令，希望她们能辱了他的根骨，毁了他的心性。

至于他的命……他是该死，但不能直接死在他们手里。

这边宁遥还在打量殷绥的模样，和她同行的丹粟姑姑已经重重把一碗稀粥摔在了桌上。

“这都大中午了，还不起来，还以为自己是皇宫里金尊玉贵的九皇子呢？还等我们两个伺候你洗漱更衣不成？！”

丹粟边说，边上前拽着殷绥的耳朵，把他从被子里拽了出来。

殷绥这才睁开眼。

他生的极好，男生女相，明明才十来岁，瘦瘦小小的模样，五官却已初具雏形，艳丽惊人。

偏偏又生了双丹凤眼，眼尾上挑，极尽媚态，眼神却是冷冰冰的，像冬日里的一汪深潭。

只是病得似乎有些重，满脸潮红，刚站起来的身形还有点晃，借着床边的扶手才站稳。

丹粟瞧见他这个模样，伸手把他往前一推。

“磨磨唧唧干嘛呢！大冷天的害得我们跟你一起在这儿受冻！还不快吃！今儿十五，吃完还有事呢！”

殷绥被他推得一个踉跄，差点磕到面前的桌子。

他扶着桌角站起来，理了理身上全是补丁和破洞的衣服，端正地坐在桌前，也不管丹粟，像是早就习惯了的模样，从胸前小心翼翼翻出一根银针来，插入那碗稀粥里。

见没变色，才端起来小口小口地喝。

那碗粥，说是稀粥，其实就是一碗白水泡了些剩菜剩饭，看起来倒有些像剩下的泔水，偏偏殷绥吃的不急不缓，极有涵养。

“好了，吃完了我该考你了，若是答不上来，后果你是知道的。”丹栗道。

听到这话，宁遥心里咯噔一声。

皇后为了显示自己对殷绥的关爱，同时也为了确认是不是真的荒废了学业，每个月初一十五都会命他们检查殷绥的功课。

若是殷绥答不上来，就要他们对他施刑，让他涨涨记性。

若是他答上来了，就要他们加大平日里对殷绥的虐待与苛责，让他没有力气再好好学习。

而殷绥，每次都答不上来。

今天也一样。

宁遥在心底哀嚎一声，在丹栗的示意下拿着针走到殷绥面前。

这“针刑”，是皇后娘娘特意提出来的。

她说寻常的打手板未免太轻，让人不长记性。若是夹手指这样的大惩，便动了刑具，有碍观瞻了。

于是便想了个折中的法子，拿针刺手心及指甲缝等处，伤口小，流血也少，不细看也看不出来，而且十指连心，疼痛非常。

“既然这样……还请殿下忍着点疼。”宁遥道。

02/

宁遥现在身体的原主，是皇后身边的近身宫女。

丹粟姑姑则是皇后身边的大宫女，地位高，虽然平日里最喜欢欺负殷绥，肚子里更是一肚子坏水，可用针戳人十指这种阴毒的事情，从来都是吩咐下来，用不着自己亲自做。

宁遥捏着针，感觉自己好像变成了容嬷嬷。

童年阴影啊这！

她犹豫了半晌，才颤颤巍巍地伸出手去……

刺歪了，没刺到。

宁遥：……

真是太难了。

那边丹粟已经开始不耐烦了。

宁遥这才狠了狠心，眼一闭，心一横，刺了下去。

她甚至能感受到针挑破指间的触感。

想一想就觉得疼啊！

有丹栗在旁边看着，她不敢躲巧，硬是刺得针针见血，十个指甲缝里都染了血才停下来。

好不容易刺完，宁遥长舒了一口气，额头上全是细密的汗珠，仿佛吃痛的人是她一样。

“得罪殿下下了。”宁遥说完，才敢抬眼看殷绥，却见殷绥也在盯着她瞧。

殷绥瞧着瘦弱，还发着高烧，身子滚烫，脸上却一直淡淡的，丝毫瞧不出吃痛的神色，只是瞧着她的神色有几分古怪。

见宁遥看过来，他才垂下眼去，鸦羽般的长睫眼底投下一片阴影。

回去的路上，丹栗问宁遥：“你今儿怎么回事？刺个手怎么还闹了一身的汗？”

宁遥想了想，道：“没什么，就是……我摸着他的手，感觉很烫，我怕他……”

还不等她说完，丹栗就打断道：“我当什么事儿呢，放心，不会的。这人啊，越是卑贱，越是命硬。”

“之前我们三天没给他吃的，他都能靠自己抓老鼠果腹，发烧而已，死不了的。”

“再说，他要是烧糊涂了，那也算是圆了娘娘的一桩心事。”

宁遥敷衍着点了点头。

入夜。

宁遥趁着丹粟睡着了，从系统那儿要了包退烧的草药。想了想，又悄悄从碳火堆了拿了几块好碳，带去了殷绥的房间。

宁遥到了门口，反倒是有些犹豫了起来。

虽然她来这里的目的就是要刷殷绥的好感度，但是她真的还没想好要怎么面对他。

更没想好要怎么和他解释——

“虽然我之前一直打你欺负你，今天白天还用针戳你，但我其实是个好人，做这些也都是为了你好？”

宁遥叹了口气。

说出来她自己都不信。

犹豫了半晌，宁遥终于抬手敲了敲门。

屋里没有一点声音。

这人该不会是烧晕过去了吧？！

宁遥推开门，果然见殷绥倒在地上，手还伸向桌子的方向，似乎是想喝水。

她伸手摸了摸他的额头，果然滚烫的厉害。

“这体温，再加点儿都能烫鸡蛋了。”宁遥嘟囔着，把他抱上了床，又悄悄给他接水降温、烧水熬药。

好容易熬好了药，宁遥想要喂他喝下去，他却一直紧闭着唇。

就算捏着他的下巴，灌都灌不进去。

这人像是有知觉似的，刚把勺子递过去，他就死死咬住唇不肯张开，就算硬掰开，他也能拿舌头把药给顶出来。

弄了半天，药没吃进去多少，衣服倒是弄湿了不少。

宁遥叹了口气，只好把药给放下，借着月色打量他。

他是真的瘦弱，十来岁的孩子，比她之前养的狗儿还轻。模样也是真的好看，乌的发，红的唇，白的脸。

因为发烧的关系，渗出一片片潮红，被月光一照，像个精致又易碎的瓷娃娃。

不一会儿，他又开始梦魇，似是梦到了什么不好的事情，眉头紧皱，额头上豆大的汗珠一颗颗砸下来，看得宁遥直皱眉。

宁遥伸手想要给他擦擦汗，却被他一把抓住，力度大的把她手都抓红了。

“母妃.....母妃.....母妃不要离开阿离.....”

声音透着巨大的惶恐。

宁遥听得有些心疼。

不管系统再怎么跟她说，殷绥是这个世界最大的反派，未来有多残暴，可他现在，也还只是个十来岁，每天受人欺凌的小孩。

特别是想到自己白天还那样对他，宁遥的良心难得疼了疼。

她想了想，任由他握住，又伸出另一只手来，摸了摸他的头，嘴里念念有词。

“阿绥别怕，母妃在这儿。”

系统：“.....”

“你这样占人家便宜真的好吗？”

“你懂什么，我这是在陪着人家，给他力量。”

宁遥不管它，继续念，念着念着就见殷绥睁开了眼睛。

四目相对。

宁遥：“.....”

场面一度十分尴尬。

“那什么……”宁遥用另一只手摸了摸鼻子，“是你先抓着我的手，喊我母妃的。”

还是殷绥率先抽开了手，他看着宁遥，目色沉沉，全然不像一个少年，眼里全是戒备。

“姐姐深夜前来，所为何事？”

还没进入变声期的少年，声音稚嫩，因着感冒，还透出丝丝的哑，和宁遥想的完全不一样。

她在心底叹了一声，果然还是个孩子啊。

“没什么，就是来看看你。”

她端过一旁的药：“既然你已经醒了，就先把治风寒的药吃了吧。”

殷绥瞧了瞧她手里的药，又瞧了瞧她沾湿的衣袖，瞳孔一缩，声音也变了调：“你喂我吃了什么？！”

宁遥一愣，好在她知道他戒备心强，更何况她之前还做了不少凌虐他的事，倒也没恼。

“就是……普通的治风寒的药。”

怕他不信，她干脆端起药来自己喝了一口，又拔出鬓间的银钗子试了试。

“瞧见了把，这药没毒，也不是什么害人的药，就是普通的退烧药，放心喝了吧。”

殷绥还是不动，眼里的戒备一丝未少，却悄悄松了口气。

宁遥也不动，就一直举着药要他喝。

僵持了半晌，殷绥才开了口：“姐姐把药放在这里吧，谢谢姐姐的好意，殷绥待会儿再喝。”

宁遥有些犹豫。她知道，她要是把药放这儿他肯定是不喝，这孩子戒备心太强了。

可是不喝药，又怎么能好呢？

她想着，干脆垂了垂眼，把药递到他嘴边。

“你放心，我虽说是皇后的人，但也不至于直接害你，你死在我手上，我也脱不了干系。”

“不管你信不信，我是真的希望你好的。”

03/

殷绥冷眼瞧着她。

他记得三年前，他刚来这里的时候没多久的时候，也是这个女人，端着碗汤药到他面前，告诉他，喝了头就不痛了。

的确不会痛了，死了哪里还会痛呢？！

他没有喝那碗药，倒给了屋里的老鼠，老鼠舔了后，片刻就不动了。

要不是他命硬，又留心提防着，早就不知道死了多少次了。

不过那时候，她还是会紧张的，连句话都说的结结巴巴，端药的手也还会抖，完全不像现在，能装得这么坦荡。

宁遥还想再说什么，忽然听到门口一阵脚步声。

她忙把药往地上一藏，自己也顺势躲到了床底下。

门很快被推开。

两个喝得醉醺醺的太监走了进来。

“我刚刚怎么听着房间里像是有动静似的？”其中一个高高瘦瘦的太监道。

“能有什么动静？！我看你是喝多了昏了头了，还当自己在皇宫不成？”矮点的太监道。

“这乌不拉屎的地方，还能有贼不成！”

“也是。”那人说着，嬉笑了声，踉踉跄跄地走到床前，伸手掐了把殷绥的脸。

“这小子，脸可真嫩啊。这要是个姑娘……”

矮点儿的太监瞧着他这模样，啐了声。

“好了，别磨蹭了，这贱人再好看也是个男的，还是个硬骨头，哪有那儿怡春院的姑娘漂亮嘴甜的，赶紧拿了银子赶紧走吧！”

两人说着，从房间柜子里翻出了几两银子，走了出去。

那是殷绥刚出皇宫时带的银子，这几年下来，已经被他们拿的差不多了。而殷绥每个月的月钱，刚发下来，便会被他们抢去，还额外附赠一顿拳打脚踢。

宁遥从床底下钻出来的时候，殷绥正坐在床上发狠似的擦着被捏过的那边脸。

她没想到自己会撞上这一幕，有些尴尬：“那个……我是偷偷过来给你送药的，药也是我自己买的，不能让他们知道。”

“他们经常这么……”问到一半，她又觉得自己这问题有些多余，讪讪住了嘴。

屋外的天色已经渐渐开始亮了，鸡也早起鸣叫。

宁遥瞧了一眼天色，又瞧了瞧坐在床上，颜色阴沉的殷绥，叹了口气。

“马上四更天了，我也该离开了。”

“那个药……你要是实在不放心我就倒了吧，我还带了几包药材过来，就在桌子底下，你不放心可以自己熬。”

“不管你信不信，我真的没有恶意。”

外面开始下雪了，鹅毛大的飞雪很快铺满了地面，冬夜的冷风冰凉刺骨，处处都透着寒意，只有他手上的药碗，还留着余温，是被人小心翼翼熬煮保温才有的温度。

宁遥离开以后，殷绥把药材包打开细细看了，果然都是些治疗风寒的药材。

他突然有些疑惑。

他想起宁遥离开前的眼神，干净又透亮，像是浸了水光的琉璃，里面装着罕见的善意，还有一丝小心翼翼。

他从未见过那样的眼神。

在他七岁前，母妃未亡时，他是见过类似的眼神的，只是远远没这么干净，里面更多的是讨好和谄媚。

在他七岁后，他更是没见过这样的眼神，他见过的，都是怨毒的、嫌恶的，还有嘲笑的、漠然的、躲避的.....

就连她以前看他的眼神，也从来没有这么干净。

干净吗？殷绥垂下了眼。

这深宫里出来的人，又有那个是干净的？还不都是手上沾满了血？

他是疯了才会相信皇后身边出来的人会干净，会对他抱有善意。

回去后，宁遥睡到日上三竿才起来。

在棕城就是这点好，没有正经主子要伺候，天高皇帝远。虽然上头有个姑姑管着，到底也不会对她太苛刻。

她起来时，雪还在下，地上铺了厚厚一层积雪，到处都是一片银装素裹。

她想去看看殷绥有没有好一些，刚过去就看见殷绥站在屋外，拿着半人高的扫帚在扫雪。他不知道在外头站了多久了，头上肩上都是雪。

不远处，两个太监坐在屋檐下，围着一炉碳火，指挥道：“扫快点，今天扫不完可没有饭吃！”

见宁遥来了，他们满脸堆笑：“紫芙姐姐，您怎么来了，快来坐，这天怪冷的，可别冻着了。”

她飞快地瞧了殷绥一眼，他应该是吃了药，脸上的潮红退了些，看起来依旧很虚弱，才扫了没几下就又开始咳嗽。

“停下来干嘛，还不快些扫！”见他停下来咳嗽，高个的太监全福团了个雪球往他身上砸。

宁遥眉头一皱。

她现在是皇后的人，不管再怎么想帮殷绥，明面上，她都是和他们一体的，不能当面护着殷绥。

她想了想，笑道：“你们倒是好兴致，这么冷的天，在这儿打雪玩，也不怕冻伤了手。”

“说吧，你们昨天到哪儿去了，一天也没瞧见个人。”

两人对视一眼：“也没去哪儿，就随便转了转。”

宁遥冷哼一声：“你们不说，我可都知道，你们现在身上的酒味可都没下去呢。”

“咱们在这儿，虽说每个正经主子要伺候，可也不是让你们来胡闹鬼混的。”

“丹粟姑姑最讨厌你们不守规矩了，这要是让她知道……”

两人讪讪笑了笑：“好姐姐，您可千万别告我们的状。”

宁遥瞧了他们一眼，拖长了声音：“最近这天气冷了，一冷就想吃城西醉仙斋的糕点。还有城南的水晶虾饺和煎饼果子。”

“我们，我们去帮姐姐买。”两人忙抢着说道。

宁遥笑了，拿眼神一扫：“愣着干嘛，还不快去？”

等两人走远后，她才招呼般缓过来，又偷偷从袖子里拿出几块点心塞给他。

“给，他们走了，还没吃东西吧？我给你带了点儿吃的。”

04/

殷绥瞧着她亮晶晶的眼睛，有一瞬间的发愣。

宁遥当他不敢吃，便从每块糕点上撕下一个角来，递到嘴里。

糕点很甜，甜得她眼睛都弯了起来：“这下放心了吧？我真没有想害你的意思。”

她边说边拂掉他身上的雪：“进去吧，别扫了，这雪还指不定什么时候停呢，他们一时半会回不来。”

“今儿天冷，丹栗姑姑也在屋里呆着，懒得出来。”

“你喝药了吗？看着气色似乎比昨天好了点儿。”

宁遥自顾自地说着，殷绥垂着眼，一言不发，像是没听到似的。

他捧着几块点心看了好久，才从怀里掏出银针来，一个个试了，再送到嘴里慢慢吃着。

他其实已经很饿了，从昨天中午到现在，只喝了一碗稀粥，可他还是慢吞吞地吃着。

从搬到这边开始，他吃的最多的，就是稀粥和干硬的馒头，鲜少能见荤腥。

有时候饿得狠了，想去厨房偷点儿吃的，就会被不知道从哪里蹿出来的人抓住。

然后丹粟姑姑就会告诫他，把他关起来罚抄书，关上一天，再不厌其烦地告诉他，他是尊贵的皇子，宁死不能折腰，怎么能盗窃呢。

等他抄完了，她再赏他一碗泔水似的剩菜剩饭。

他太久没吃过这样像样的食物了。

点心很甜。

他以前很喜欢吃的，可是后来，母妃去了后，他被接到皇后身边养了几天。

那个总是一脸慈爱、手上还带着佛珠的女人，最喜欢把老鼠药下在点心里，放在桌上。

也不知道到底是想要给老鼠吃，还是想给他吃。

“好吃吗？”宁遥眨了眨眼。

殷绥还是没有回答。

她也不介意，反倒垂眼，有些忐忑地揉着衣角。

“你知道的，我是皇后娘娘的人。所以.....就算我怜惜你，也不能明目张胆地护着你。”

殷绥瞧了她一眼，总算是开了口：“嗯。”

简简单单地一个字，把宁遥藏了一肚子话都给堵回了肚子里。

他不信她。

他不关心她为什么对他好，不在意，不想了解，更不愿信任。

宁遥默默叹了口气，把刚刚藏在柱子后面的一小篮碳拿出来递给他。

“拿着吧，天气冷了，我给你带了点儿碳火，你收着，晚上偷偷烧，别又冻病了。”

殷绥点了点头，模样倒是乖巧，话里话外却是要赶人的意思：

“殷绥谢过姐姐。姐姐还有什么事吗？”

宁遥摇了摇头，也不知该用什么理由留下来，只好离开了。

她一连给殷绥送了一个多月的东西。

每天晚上等人一睡，她就偷偷溜出来，拿上自己白天省下来的糕点吃食，送到殷绥房里去。

至于其它柴火药材，她更是没少送。

她甚至还特意跑到街上，给他买了御寒的衣物，贴身的，穿在里头看不出来的那种。

而殷绥，每次都会照单接下，乖乖巧巧地道谢。

表情倒是诚恳，可宁遥感觉的出来，那些“谢谢”里并没有多少真心的成分，他们之间更是连一丝信任都没建立起来。

每一次送过来的吃食，他也都会拿银针检验过了，方才入口。

虽然知道他如果疑心不重，早就活不下去了，可冰块捂久了，总会有些挫败。

宁遥想，她不能再做这些简单的小事情了，这类事情做的再多也收效甚微。

她要做，就要做一笔大的，能够收获人心的那种。

只是她没想到，机会来的这么快，这么让人猝不及防。

甚至让人不知是福是祸。

眨眼年关将近，棕城的街市也越来越热闹。

丹粟姑姑生怕皇后忘了她，一门心思给皇后准备贺礼，全顺和全幅两个太监也越发放肆，时常见不着人，要深夜才会回来。

似乎，是沾上了赌。

宁遥曾经亲眼看见。他们骂骂咧咧地从殷绥房间里出来，手上拿着几颗碎银子，怀里还露出一块玉佩的一角。

“这小兔崽子，银子都没多少了，我费了好大功夫，又翻又找，才有他鞋子底下翻出这五六两碎银子来，都不够咱哥俩消遣的。”

“还好，还有块玉佩，看样子似乎能卖不少钱。”

宁遥见过那块玉佩。

她给殷绥喂药的那天见过它，他把它藏在衣服的最里层，放在荷包里，似乎是他很重要的东西。

她连忙跟在他们后面，见他们走进了一家赌场，拿玉佩换了不少银子。

宁遥想把玉佩赎回来。

为此，她花光了傍身的银子，又拿了些首饰当了，凑了两天才把玉佩赎了回来。

到了夜里，她拿着玉佩去找殷绥，却在门外闻到了一阵血腥味。

她推开门，只见那个高个儿的太监全福倒在血泊里，脖子上插了根簪子。

是她送给他，送来防身试毒的银簪。

地上一片狼藉。

全顺则窝在角落里，整个人止不住地抖着，裤子上还湿了一大片，似乎是被吓魔了：“不要.....不要杀我.....我给你.....我还给你.....”

而殷绥，正从全幅身上下来，听到开门的响声，他忙转过头来盯着她，双眼猩红，胸膛也剧烈地起起伏伏，像一头凶狠的小狼崽。

宁遥整个人都呆住了。

她第一次见到这样的情形，本能的想逃，却在殷绥的眼神里站住了脚步，背后汗湿了一大片。

角落里缩着的太监见她来了，才终于像是回过了神似的，张口要呼救：“姐姐.....”

殷绥眯了眯眼，把银簪拔出来，快步跑向那太监。

宁遥却比他更快一步。

她甚至不知道自己是怎么动的，等她回过神来，已经捂住了那人的嘴。

她看向殷绥，浑身颤抖，露出了一个比哭还难看的笑来。

她说：“没事了，别怕。”

05/

殷绥似乎愣了一下，仍旧双眼猩红地望着她，手里紧紧握着那根银簪，似乎随时都要扑上来。

宁要尽量放柔了声音，可声音还是止不住的抖：“告诉我，发生什么了？”

她瞧着殷绥动作不变，又道：“以你现在的力量，想杀了我和全顺两个人，根本就不可能。我们总有一个人可以跑出去叫人。”

“你很累了吧？你知道，我是站在你这边的，所以你不用这样……”

宁遥说到一半，被捂住的全顺狠狠咬上了她的手，痛的她眼泪都出来了，还是死死捂住他的嘴，把话说完。

“殷绥，我们是一起的，我不会害你。”

殷绥握住簪子的手紧了又松，宁遥趁机把簪子夺了过来，又从地上随便捡了个竹筒把全顺打晕。

殷绥这才一屁股坐在地上，整个人像是脱力了一般大口大口地呼吸着。

宁遥也没好到哪儿去，整个人头上背上全是冷汗。

她是真的怕极了。

第一次这么近距离地面对死亡，面对杀人凶手，她只想快点跑开，可是她不能。

她只能蹲下身，看着殷绥。

他才十一二岁，身子孱弱，长期营养不良，看起来一阵风就能吹倒似的，偏偏亲手杀了个无论是年纪还是力气都比他大上很多的成年人。

还是在二对一的情况下。

宁遥看着他唇角没有擦干的血迹和脖子上被掐出来的淤青，第一次把他和系统说的那个残酷暴君联系在了一起。

殷绥似乎感受到了她的情绪波动，猛地起身，从她鬓间拔下一根银簪抵在她脖子上。

宁遥没有动。

她强忍住心底的害怕，对他露出了一个笑来：“殷绥，没事了。我们是一起的，我会帮你的。”

“你能告诉我，发生了什么事吗？”

殷绥垂着眼不说话。

宁遥颤抖着从怀里掏出一块玉佩来。

“你瞧，我帮你找回了这个。”

“我瞧见他们拿这个去了赌场，就悄悄把它赎回来了。”

殷绥目光一滞，这才把簪子松开，簪子掉在地上，发生清脆的声响。

殷绥小心翼翼地接过玉佩，擦了擦，收在了衣服的最里层。

这是他母妃送给他的玉佩，也是母妃留下来的唯一一件东西。

他的母妃是宫里唯一一个真心对他的人。

他一向十分珍惜，每天都把玉佩藏在怀里，却不想还是被人偷了去。

他找全福全顺要，却被他们踢倒在地上。

“不识抬举的东西！有好东西不知道早点孝敬爷爷们，还敢来找爷爷们要？！”

“玉佩？我们可没拿你什么玉佩。”那两人笑着，见他似乎是发了狠，笑了更欢。

“真想要啊？”全幅把腿一迈，笑道，“看你是真的想要，爷爷就给你个机会，只要你从爷爷这里爬过去……”

他跪在地上，握紧拳头，依言做了。

爬过去的时候，耳边全是大笑声和谩骂声，脸上还沾上了黏腻腻的唾沫。

“玉佩？我不是早说过了吗？玉佩我们是真没拿啊！”

说完，那两个太监又往他屁股上一踹，嬉笑道：“果然是狗娘养的东西，比咱们这没根的人还要没骨气。”

他一向能忍，更明白韬光养晦的重要。

可是他可以忍他们的欺凌谩骂，可以忍他们的拳打脚踢，可以卧薪尝胆隐忍不发，却独独不能忍这个。

他的母妃，是这个世界上唯一一个真心爱护他的人。

他还记得他小时候，母妃把他抱在怀里，教他读书写字，笑的眉眼弯弯。

父皇要罚他，她也是紧紧把他护在身后。

他的母妃，多么温柔的一个人，怎么能受到这种谩骂呢。

于是趁全福不注意的时候，抱住他的腿，攀上他的身子，用银簪杀了他。

殷绥沉默了会儿，对宁遥说了声谢谢。

声音很轻，却是宁遥这么多天以来，听到的第一声，包含着真情实感的感谢。

宁遥总算松了口气，差点没当场脱力倒在地上。

后续的处理成了麻烦。

宁遥和殷绥合力把全福的尸体丢进了井里，对外说他夜里喝多了酒，不小心掉到了井里。

两人一起打扫好了屋子，至于目睹了一切的全顺，则交给了殷绥。

“两个太监同时死了未免太惹人疑心，把他交给我，我不会让他多说一个字的。”

殷绥说这话的时候微垂着头，长睫轻颤，在眼底投下一片阴影，看起来乖巧极了。

宁遥本来还有些怀疑，可想到他杀人时的干脆利落，点了点头。

她好像再也没办法把他当成初见时那个单纯孱弱的少年了。

殷绥却抬起头来，再不见冰冷的神情，嘴唇微张，双眼怯生生地，像浸了一汪清泉，在月光下显出几分脆弱的美来。

“姐姐.....是在怕我吗？我不是故意杀人的，我也很害怕.....”

“是他们.....是他们先打我的。”

他边说边绞着衣角，说完又猛地闭上眼，转过身去，把衣服扯开，露出背上大片青青紫紫的伤痕来。

“我若是再不还手，就要被他们打死了。”

“姐姐.....我只想活下去呀.....”

宁遥瞧着眼睛一痛，慢慢应了一声。

殷绥这才转过身来，用小动物一样的眼神瞧了她一眼，又很快低下头。

“那么姐姐会怪我吗？会讨厌我吗？还会再.....对我好吗？”

宁遥垂下眼，看着他握紧的拳头，隔了好久才应了一声：“自然是.....会的。”

毕竟她现在的目标就是攻略他，唤起他的善意。

就算她再害怕，就算她明明知道他只是在装可怜，也没有后路可以逃。

只能硬着头皮陪他走下去。

殷绥笑了：“既然这样，以后姐姐就是我的人了，千万千万不要背叛我。”

06/

宁遥离开以后，殷绥拿绳索把全顺捆了个严严实实，自己坐在地上，拿水泼醒了他。

全顺一醒来，就瞧见平时被他们欺辱惯了、从不还手、只能像条癞皮狗一样趴在地上的九皇子坐在他面前，笑容诡谲，手里拿着把刀子在他脸上脖子上一下下地晃。

“别.....别杀我！”他吓的动也不敢动，整个人止不住地抖，声音也变了调。

殷绥拿刀在他胸口上戳了戳，果然见他很快湿了裤子。

瞧啊，这才是正常人面对他时的模样。

要么践踏他如地下泥，要么惧怕他如地狱鬼。

殷绥自小在皇宫里，就学会了察言观色，明白了这世界不会有纯粹的关爱和怜悯，有的只是利益。

同样，也不会有单纯的厌恶和嫌恶。

所有一切的情感，都有利益引发，因利益纠缠。

就连他的亲生父亲，九五之尊的帝王也一样。

他只是他十三个孩子中的一个。

唯一区别于其他人的地方就是他是他喜爱的女人的孩子。

他因为这一点爱屋及乌，同时也因为这一点防着他。

怕他过于聪慧，事事拔得头筹，壮大了母族的声望。

他有时候也会来宫里看看他抱抱他，可他总觉得疏离。

在那个男人心里，权利、地位、名声已经他的母妃，都排在他的前面。他早就在心底为他规划了一条该走的道，他是宠妃之子，母族又强横，就该事事输给皇后之子。

至于宫里的其他娘娘，他更不喜欢了。

那里所有的女人，都生着张芙蓉面。

嘴上说的比谁都好听，模样一个赛一个的温柔，内里却是个顶个的蛇蝎心肠、恶毒手段，生怕他抢了属于她们的东西。

他也因此明白了厌恶和伤害是不好的东西，需要包在温柔的皮里，藏起来。

等人剥开，再在暗地里狠狠给人一刀。

那些宫女奴才，更是捧高踩低的好手。

今日供着你，明日就能把你踩在脚底下。

在宫里，慈悲心软是活不下去的。

越无情，越狠毒，反而越长久。

只有他的母妃，是全心全意，一心爱他。

而在他母妃故去之后，那些恶毒和伤害一下子被放大，他成了人人厌，人人踩的存在。

就连他的父皇，在他母妃已故、母族已倒，又被皇后构陷不详时，他明明清楚事情的真相，却因为畏惧人言、畏惧人们指责他昏聩，失了声望，就默许了皇后把他推出来，成为替罪羊，发放到这里来，以“平天怒”。

所以，他是真的不懂，她为何要这般对他。

不懂她为什么给他送了一个多月的东西；

为什么替他治病，为什么帮他赎回他的玉佩，帮他善后；

为什么明明怕得发抖，却还是站在他身边，眼神还是那样干净明亮。

为什么不讨厌他，为什么看起来好像是真的在关心他、可怜他.....

他想不明白。

殷绥眨了眨眼，长睫毛扑扇出一个好看的弧度。

他也不愿意再想了。

他不信这世界上有干干净净的感情。

更何况她还是他敌人的人，他们立场不同，她还曾经伤害过他。

一定.....一定有什么他不知道的事情，她一定还有所图谋。

不过没有关系，他只要知道她暂时不会伤害他就够了。

殷绥笑了，笑容干净而虔诚。

他拿刀子从全顺的胸口上一点点往下划。

四周静得只能听到刀子划开皮肉的声音还有血一滴滴低落的声音。

滴答滴答——

“全福爷爷，我应该这么叫你对吧？”

“你还记得你们之前是怎么对我的吗？”

“不过你放心，我当然不会这么对你的。不会这么简单就放过你。”

.....

宁遥回到房间里，刚才强撑着的力气一下子全用光了。

整个人脱力地倒在地上，像离水的鱼般大口大口呼吸着。

明明已经洗过好几遍手了，她却总觉得手上仿佛还沾满了血，那么粘腻.....

“系统。”宁遥在心底唤了声，又换了个抱膝的姿势。

“我还是第一次见到那么多的血。”

“我是不是.....也成了帮凶？”

她生活在现代，生活平静而悠闲。

见过最大最凶的场面，也不过就是楼下菜场大妈互相对骂。

系统沉默了会儿，磕磕绊绊答道。

“我倒是见过。”

“你出车祸那天，好家伙，那一滩子血.....”

宁遥：“.....”

“其实没什么的。”系统瞧着宁遥脸色缓和了点儿，又道：

“那个太监本来也不是什么好人。”

“更何况，你知道的，我最开始就和你说过，殷绥他是个不折不扣的暴君。”

宁遥点了点头：“我只是怕.....他真的像你之前说的一样。”

“之前，不管你怎么说，在我眼里，他都只是个十一二岁的孩子，可是今天.....”

“所以才让你来拯救他啊。”

“只要你完成了任务，就能改变这一切，你也可以回家了。”

是啊，她还要赶紧做完任务赶紧回家，家里还有一堆人在等着自己.....

宁遥应了声，闭上眼睛，沉沉睡了过去。

这一睡就睡到了大天亮，直到丹粟姑姑的尖叫声响起，她才赶忙穿好衣服跑出去。

“全福.....全福怎么死在了井里？”

宁遥心里一紧，按照昨天他们对好的词本答：“这……我也不知道。”

“昨儿后半夜我起夜的时候倒是瞧着他了，人还好好的，就是身上一股子酒味。”

“许是喝多了酒，不小心摔里面了吧。”

全顺也在一旁帮腔。

宁遥瞧着他，还是和平日一般无二的神色。

看着丹粟姑姑时满脸媚笑，瞧向殷绥时又趾高气昂，只是眼神有些飘忽。

若不是知道些内情，完全瞧不出异样。

丹粟姑姑不疑有他，骂了声：“真是晦气，没用的东西！”

丹粟离开后，殷绥叫住了宁遥：“紫芙姐姐。”

他站在她面前，衣裳破旧，眼神绵软，长而卷的睫毛一下下扑扇着。

“阿绥有事情想拜托姐姐，劳烦姐姐跟我过来一下。”

宁遥其实还有些害怕，她想拒绝，可瞧着他那副单薄柔软，瘦瘦小小的样子，实在是没办法开口。

特别是对上那双含着水光的眼睛。

她默默叹了口气，只好安慰自己可喜可贺。

成熟的任务进度条已经开始主动来推她了。

她随着殷绥来到了他的房间，就见他坐在床上，自己慢条斯理地扒光了自己的上衣。

画面十分之香艳.....个P啊。

虽然殷绥脸生的异常精致，可年龄摆在这里。他如今撑死了不过十二岁，而宁遥现在的身体已经十八了，更别提她在原来的世界，已经是个二十三的社畜了。

殷绥在她眼里，怎么瞧都是个小屁孩，还是个背后一身伤的那种。

“姐姐能帮我上下药吗？我自己上不到。”

宁遥依言，细细为他上起药来。

昨晚她倒也瞧见了 he 背后的伤痕，可借着月色，总归是瞧不真切，只能看到青青紫紫的一片。

现在在日光下，更显得可怖了起来。

新的旧的，鞭伤烫伤划痕，新伤叠旧伤，到处青青紫紫，还有几块新绽开的狰狞带血的伤口。

丝毫不像一个十来岁的小孩。

宁遥虽然知道他现在这样，大概率是在装可怜，可心还是忍不住软了几分，连手下的力气也轻了。

尤其是当她摩挲过他新添的伤口，瞧见他皱起眉头，却还是转头，轻笑着赞她温柔的时候。

“姐姐真是温柔啊。”

“很久没有人这么温柔地对阿绥了。”

“以前我母妃在的时候，我不小心磕着了碰着了，她也会像姐姐一样，轻轻柔柔地给我上药。”

“她还会在我受伤的地方吹上一口，告诉我，吹一吹就不痛了。”

宁遥叹了口气，俯下身轻轻吹了吹。

算了，他也没做错什么，他也只是自保而已。

更何况，他本来就是未来的暴君，自己是要来攻略他的，早就应该接受现实了才是。

宁遥告诉自己，却没注意床上少年突然僵直的身体。

上完药后，宁遥起身想离开，又听到他道：“阿绥还有一件事相求，只有姐姐能帮我。”

“劳烦姐姐过两日，帮我去找找丹粟姑姑……”

07/

还有一个就是除夕了，除夕过后，便是皇后娘娘的寿诞。

丹粟一颗心都扑在了上面。

她已经离开皇宫三年了。

虽说宫外的日子也过得不错，可哪有宫内好，油水多人气旺，比守在一个不受宠的皇子身边自然是不知道好了多少。

宁遥最近日日都陪着丹粟准备贺礼，眼瞧着她的神色越来越愁，想着时机到了，便献了一计。

“要我说啊，皇后娘娘什么东西没瞧过？棕城就这么大，咱们就算是挑破了脑袋也挑不出什么宝贝来。”

“这送礼，要么贵重，要么诚心。”

“既然咱们在贵重上比不过人家，不如就比比诚心，送点儿皇宫里瞧不见的稀罕物件。”

“姑姑您瞧，咱们初来棕城的时候，棕城可有这般八街九陌，华灯璀璨？”

“这些呀，可都仰仗着圣上治理有方。”

“咱们不如，把这景象都请匠师画了，再请一些民众，联名写几句祝福的话，凑几册万民书，既感叹圣上恩泽，也祝皇后娘娘寿富康宁，愿大渊人寿年丰。”

“姑姑您看呢？”

丹粟瞧着宁遥，神色有些松动，思索了不过片刻，便拍着宁遥的肩膀，笑了：“的确是个好主意。”

“自然是个好主意，”宁遥也笑，“姑姑要是能亲自送过去，在除夕家宴上，更能讨个好彩头呢。”

.....

万民书一共编了六册。

丹粟拿在手里一册册细细检查过了，才把它们珍重地收在柜子里，等着之后亲自带回长安。

入夜。

宁遥等丹粟睡了，偷摸摸翻到她房间里，拿了几册送到殷绥手上。

“给，你要的东西。你可得赶紧弄完，我还要送回去呢。”

殷绥接过去，挑了几册，在空白处较多的地方，加了几行字。

少年人坐姿端方，下笔遒劲，写出来的字却弯弯扭扭，和册子上普通商民的字无大差别。

倒是学的很像。

宁遥感叹了声，瞧见他写——

「棕城这些年民安物阜，时和岁稔。棕城百姓都感念陛下的恩泽。陛下贤德勤勉，事事为民，皇后娘娘慈德昭彰，皇子也一心为民，于华严寺日夜祈福，实乃百姓之福祉。」

「棕城五日一风，十日一雨，陛下心系万民，皇子日夜祈福。草民李四为感念陛下福泽，愿皇上皇后万福。」

「皇上活菩萨，皇恩浩荡，谷不生虫。皇后贤德，皇子大善。」

“你写这些，真的有用吗？皇上真的能看到吗？”宁遥打了个哈欠。

殷绥又写了几句类似的话。

自然不止这样。

这只是第一步，让他的父皇不要忘了，他因着一己私利，把他这样一个无辜无依的儿子贬到这里。

而他还乖巧和顺，一心念着父母百姓。

“尽人事听天命罢了。”

丹粟姑姑离开的那天，棕城难得的放了晴。

连着阴沉了多日的天一下子绽开，冰雪消融，宁遥觉得自己的心情似乎也跟着放晴了。

她拉住殷绥的手：“还有一周便是除夕了，阿绥来这里还没有好好逛过集市吧？我陪你出去逛逛。”

棕城虽然是个小城，却也物资丰富。再加上临近除夕，更是处处张灯结彩，好不热闹。

宁遥也是第一次正儿八经逛，看什么都觉得新鲜。

不多时手上以及拿了好多东西。

什么栗子糕、桂花糖、茯苓饼、绢花耳环胭脂膏买了一大堆，就连殷离手上也被她塞了好些东西。

明明说是她陪他逛街，可眼下瞧着倒像是他陪她逛。

不仅陪逛，还帮拿。

宁遥在心底啧了一声，雇佣童工啊这。

可她瞧着殷绥现下的模样，着实有些想笑。

她给他送了一个多月的吃食，总算把人养的胖了些，脸上有些肉了，还透着层薄薄的红，配上如墨的眼，不点而红的唇，活脱脱一个精致的洋娃娃。

只是此时，洋娃娃面容凝重，身子僵直，胳膊上挂了不少零零碎碎的小玩意儿，手上还僵硬地抱着她新买的一只白兔。

宁遥有意逗他：“抱好了呀，晚上姐姐给你做麻辣兔头吃。”

“姐姐.....”

见他双手都腾不出空来，宁遥又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往他嘴里塞了个块糖。

“好吃吗？”

殷绥身子一僵，下意识就想吐出来。宁遥却先他一步捂住了他的嘴，

“不准吐啊，很贵的。”

殷绥已经习惯了吃东西之前要先试试毒，或是看着旁人吃下无恙后再入口。像这样毫无防备被人喂了一嘴吃的还是头一遭。

他看着眼前的人，圆脸圆眼睛，一笑整张脸都生动了起来，眉眼弯弯，笑得像只偷了腥的小狐狸。

明明是普普通通地一张脸，却因为这笑容而璀璨起来，干净，鲜活又透亮。

这个人现在不会害他，更没有要害他的必要。

他垂眼，强迫自己咽了下去。

感觉倒也没有他想象的糟糕，甜丝丝的，还带着丝桂花的清香。

“好吃。”

他学着眼前人的样子把眉眼弯了弯。

.....

丹粟姑姑离开后，宁遥她们修整了几日。把能典当的东西都典当了，换了些银钱，收拾好行装，又雇了辆马车，出发前往京郊的皇觉寺。

三年前殷绫因为“不详”，被送来棕城时，皇上曾下令让他好生将养，无召不得回宫。可无召不得回宫又不是不得回京。

大渊的百姓向来信佛，皇觉寺是京郊最大的百年古寺，香火一直很旺盛，就连皇上也会在每年上元节，来此处上香礼佛，为民祈福。

殷绫要等的，就是这个机会。

他们要赶在除夕之前，赶到皇觉寺，沐浴斋戒，诵经祈福。

他需要见他的父皇一面，才能图谋回宫。

棕城到京郊这一路，山长水远。他们到皇觉寺时，已经年二九了。

皇觉寺是百年古寺，背后又有皇室做支持，收容了一大批进京赶考的书生还有无家可归的贫苦百姓。

殷绫在城里买了套布料讲究的衣裳换上，假装自己是个普通商贾人家的小公子，以为家人祈福的名义在皇觉寺住了下来。

宁遥和全顺则找到寺里的知客僧，以流民的身份借助在寺里，也帮忙扫扫地，干些杂活。

殷绥要“偷偷从棕城溜出来为父母祈福”，他们就不可能堂而皇之地跟在他身边。

年底正是皇觉寺最忙的时候，每天来来往往的香客众多。

宁遥在厨房帮忙，忙得脚不沾地，只有到了晚上，等寺庙的师傅们唱过晚钟偈，才有功夫停下来，去瞧一瞧殷绥。

年三十的晚上，她摸到殷绥的房门外，连敲了六下门。

这是他们约好的。

如若晚上听到这样的敲门声，不用问他便也知道是她来了。

寺庙年三十没有守夜的习惯，可宁遥这么多年是守惯了夜了，让她和早早和僧人们一同就寝，她还真不习惯。

殷绥似乎没想到她会过来，有些诧异。

宁遥笑了：“我来陪你守岁。”

等除夕的钟声响了，宁遥把藏在身上的礼物拿出来，递给殷绥。

是一个荷包，上面绣着一颗翠竹，布料讲究，只是这针脚有些没眼看。

殷绥连忙抢过来，瞧着眼前人。

她笑的娇憨，杏眼弯弯，像高悬在天上的弯月。

“阿绥应该很久没有收到礼物了吧？”

“希望以后每年，都能有人能陪你过年。”

08/

与此同时，皇宫。

除夕夜平明百姓们张灯结彩，共同守岁，皇宫更是热闹非常。

每年除夕，宫中都会举行家宴，广邀王宫贵胄及其家眷，同坐一堂，觥筹交错，共赏歌舞。

皇后前些日子得了丹栗献的《万名册》，想着也算是个稀罕物件，加之当今圣上好虚名，喜奉承，早早就打算在除夕这样一个洗旧迎新，万民同庆的日子里献出来。也算是讨个来年的好彩头。

酒过三巡，菜过五味，皇后命人把册子拿了上来。

“前些日子，丹栗从棕城回来，说棕城治理的不错，民康物阜。棕城的百姓们为了感谢皇上，特意集万民写了几册《万民书》，献与皇上。”

皇上听了果然大喜，抚掌笑道：“既然如此，不如念了，与众人共赏。”

很快有太监把册子取了来念。

“棕城这些年民安物阜，时和岁稔。圣上知贤善用，亲和百姓，体恤万民，将棕城这样一个偏远的小城，治理成如今这般景象，现棕城知县携民众共谱《万名册》，感念陛下恩泽，愿陛下万岁万岁万万岁。”

.....

念到九皇子殷绥时，空气有一瞬间的寂静。

半晌，皇上才缓缓开口。

“也难为绥儿，在棕城还时刻想着父母百姓，日日祈福。”

算算日子，他的这个孩子，在棕城也已经呆了三年了。

他对他是愧疚的。

他无辜被牵连，八岁就被送往棕城，由皇后的人照顾着，一直没什么消息传来宫里，他也繁忙，鲜少过问。

也不知道这三年，他长变了多少。

他还记得他离宫的样子，小小一个，虽性子淡漠，不喜言谈，可见着他，总是乖巧和顺的。

这孩子曾是他的骄傲。

他是他最喜欢的女人的孩子，又生性聪慧，曾得过太傅的夸赞，说是天纵之才，只是可惜.....

他想到殷绥的母妃，心口微微一痛。

“梓童，绥儿.....在棕城还好吗？”

皇后心下一紧，下意识攥了攥衣袖，复又松开。

“绥儿是个孝顺孩子，平日虽然顽劣，可心里总是念着陛下的。临近除夕，更是日日去寺院礼佛祈福，他素日喜张扬，想来是礼佛时被人遇上了，成就了这桩美谈。”

“妾身派了人在他身边时刻照料着，丹栗也有传信报告他的近况。”

“绥儿一切都好，陛下大可安心。”

皇上点了点头。

宴会后，皇后剜了丹栗一眼：“说说吧，你怎么办的事？”

收到这几卷《万民书》之后，她只是粗粗翻了几下。

时值年末，又有新的嫔妃怀孕，宫里一大堆事等着处理。

加上丹栗也是她身边的老人了，她一向信她，也就没有细细查看。

没曾想倒是让殷绥钻了这么个空子，好在皇上没有再过问下去。

“枉本宫这么信你，你一项谨慎小心，怎么这回……”

丹粟吓得一哆嗦：“是奴婢的过失……可是奴婢送上来之前，明明每一句都细细检阅过了的呀。”

“定是有人从中作了梗。咱们派去棕城的几个人里，怕是已经有人生了异心了。”

她想到宁遥给她出主意时的模样，微微蹙眉。

……

宁遥在寺庙里的日子每天都过的很充实。

她每天天不亮就起床，听钟楼里的师父们唱晨钟偈。

听他们唱——闻钟声，烦恼轻，智慧长，菩提增。离地狱，出火坑，成佛道，度众生。

殷绥也在寺庙外听着。

他穿着海青，腕悬佛珠，宽宽大大的衣袍也遮不住好颜色。

虽年纪尚小，容貌跌丽，唇红齿白，可眉间的神情却是淡然悠远的，背影更是像一株挺立的青松。

完全瞧不出任何暴戾、阴冷的影子，瞧着倒像是天生早慧，看透红尘的俊秀小少年。

宁遥有时甚至觉得，他真的像这晨钟偈唱的一样，闻钟声，离地狱，成佛道。

其它的时候，她和殷绥鲜少碰面。

她每天忙着打扫卫生，做饭，布斋，引导香客。有时也和闲下来的居士禅师们聊聊天。

殷绥则每天和僧人们同起同行，上午打坐念经，禅修顿悟，下午便在净室里，抄习佛经。

看起来倒真如同一个潜心理佛，无有挂碍的居士。

宁遥曾经见过殷绥抄经。

他执笔立于窗前，面容沉静。

屋内燃香，桌上置杯，一抄就是一下午。

每写一段时间，就划破左手手指，滴血在杯，研入朱砂，再用长针细细搅了，才开始再次书写。

他抄的是血经。

宁遥瞧见的时候，桌上已经放了好几册经书了。

她瞧着直皱眉，殷绥却不以为故。

见她关心他，还朝她轻轻一笑。

“姐姐，这苦肉计，若是不苦、不诚，又怎么能算是苦肉计呢？”

宁遥也只好随他去了。

她也想过要不干脆狠一点儿，自己帮他放点儿血啥的，献个身刷个好感度啥的。

但是转念一想，拿刀子割自己的手指头……真TM太疼了。

还是算了吧。

她还是慢慢来的好。

山上生活清苦。

皇觉寺虽有皇室做靠山，不缺银两，可寺庙本就崇尚节俭，每日的饭食又都是斋菜。

宁遥寻思着殷绥才十一岁，正是长身体的时候，还每天哗啦啦地放血，于是主动领了厨房分放菜例的活儿。

皇觉寺不管贫富贵贱，进了寺庙便一视同仁，住同样规格的房间，用斋饭也是所有人坐在一堂，各自拿着碗筷，像学校食堂一样，挨个儿排队打饭。

每次遇到殷绥，不管他要还是不要，宁遥都多给他一勺，态度极其强硬。

到了其他人那儿，就多颠两下勺，漏掉一点出来，以填补空缺。

十来天下来，她臂力都比之前好上一圈。

也明白了为什么以前学校食堂大妈的勺子里总是没有肉的真谛。

.....

很快就到了正月十四，次日便是皇上前来祈福的日子。

宁遥心里有些发慌，到了晚上，翻来覆去也睡不着。

她从房间里偷偷摸出去，借着月色在寺庙里闲逛，不知不觉就来到了殷绥的房间外。

房间里还点着灯。

她借着光往纸窗户里瞧，只能看到一个模模糊糊的影子，坐在桌前。

许是她站的久了，屋里的人有了感应。

“是姐姐吗？”殷绥望着窗外，问。

宁遥干巴巴地应了一声，进了门。

殷绥简简单单地束了发，穿着宽松的睡袍，看起来似乎是快要睡了的模样，瞧见是她，本来沉静的眼里荡了笑意。

“这么晚了，姐姐怎么过来了？”

宁遥忽然记起她第一次眼里来找殷离的情形。

也是这样一个月朗星稀的晚上，他倒在床下，醒来瞧见她时，一双眼睛冷冰冰的，满脸的防备。

宁遥沉默了会儿：“没什么，就是……明天兴许就能见到皇上了，有些睡不着。”

“若是能回宫……回宫之后你打算怎么办？”

“还能怎么办，自然是走一步看一步了。”

两人一时无话，屋外只有风吹树叶的哗哗声。

宁遥垂眼。

他们出门之前，曾经托人在初二用信鸽传信到宫里，说殷离失踪。可没有看顾好殷绥也是她们的责任。

殷绥顺利回宫，皇后定是要惩罚她们的。

“姐姐可是在担心？”

殷绥瞧着她。

其实他也没有想好该怎么对她，该不该保她。

他一直是抱着“此人可以利用”的想法同她相处。

她是皇后的人，是他的敌人。

因着不知名的原因对他好，背叛了皇后，保不齐哪天也会背叛他。

更何况他现在只是个无权无势又无宠的皇子，保自己已是困难，何谈再保别人。

可是他瞧着眼前人低眉不语的模样，竟有那么一瞬间，觉得培养一个属于自己的人也挺不错的。

即使这人动机不明，目的不纯。

她也不算笨，有几分小聪明。

她对他.....也算得上用心。

更何况，他们现在并没有激烈的利益冲突。

他想着，感觉胸口的荷包微微发烫。

“姐姐信不信我？”

“姐姐是这几年来，第一个真心待我的人。”

“只要姐姐不背叛我，无论如何，我都会保姐姐无恙。”

“若是姐姐背叛我……”

宁遥睫毛微微一颤，“那……全顺呢？”

“全顺现在应该算是你的人了吧？”

殷绥笑而不语。

宁遥皱眉：“说起来，我倒是还没问过你，那天夜里，你.....到底对他做了什么？”

自从全福死的那夜之后，全顺一直对殷绥言听计从，再不见平日里嚣张的模样，无事的时候，甚至连瞧都不敢瞧殷绥一眼。

“也没什么，”殷绥笑得慈悲，“不过就是威胁恐吓罢了。”

“只是这样？”

“我给他喂了点儿毒药，每个月初十必须服一次解药，否则就会受百虫噬心之苦，直至身亡。”

宁遥听得一愣。

这要是以后她背了他的心意，他拿这种东西对付她怎么办？

毕竟她的任务不仅仅是攻略他，还要唤起他的善意，帮助他成为一位明君。

这么想着，她下意识往后缩了缩身子：“你.....说的可是真的，真的有这样的药？”

殷绥顿了顿，复又笑开。

“姐姐你在想什么？”

“我的确是喂了药，可那只是颗普通的毒药，不是什么苗疆蛊虫，吃一次解药便能好了。他不过是被我吓着了，所以才信了。”

“也不想想，我一个无依无靠的皇子，哪儿来的药呢？”

宁遥这才松了口气，却见殷绥挑眉含笑望着她。

“我连这等密事都告诉了姐姐，姐姐日后，一定得对阿绥好一些。”

屋外下雨了。

屋外的草丛里窸窸窣窣，还有一道极轻的脚步声，混在风声树声雨声里，谁也没有察觉到。

09/

上元节。

皇觉寺为了迎接圣上的到来，提前好几天就在清路，禁止百姓出入。

寺院里的散客流民们也得了禁止出入的告诫，以免冲撞了皇上。

宁遥平日里人缘好，又常常在寺院里帮忙，找相熟的法师借了身祖衣，谎称想睹一睹圣上天颜，穿了，混在迎接队伍的最尾端。

她瞧着皇上过山门，仪仗浩浩荡荡，身后还跟着住持和几个德高望重的法师。

他们在外焚了香，便进到佛寺内，祈福祷告。礼毕之后便由主持和法师带皇上去净室里休息。

殷绥就在其中一间净室里跪着，跪姿端正，眉目低垂，手中的佛珠微转，一片虔诚之意。

手边的案几上还置着几卷抄好的佛经。

听到外面礼炮的声音，他推开门瞧了一瞧，瞧见那明黄色的身影后又忙垂下头，飞快掩住了门。

皇上瞧着眉心一动：“那人瞧着也不是寺院里的僧人，怎么这会子寺院里还有旁人？”

了缘法师忙站出来，双手作揖鞠了一躬。

“阿弥陀佛，这是我们这儿的一个香客，许是没通知到他，贫僧这就带他下去。”

说罢推开了门。

殷绥也不做声，低垂着眉眼，行了个礼，便抱起案上的几卷佛经往外走，脚步慌乱，走到门口时还绊倒了门槛，手里的佛经散了一地。

是《无量寿经》和《金刚经》。

鲜红色的字体大刺刺地映入眼帘。

皇上瞧了一眼，是血经，字体苍劲有力，结构严整，一看便是下过重功夫的。

他忍不住叹了句：“施主有心了。”

殷绥依旧微低着头，也不会话，随意点了点头，飞快地拾着地上的佛经。

“皇上同你说话呢！”皇上身旁随行的公公道。

殷绥这才压着声音应了一声：“算不上用心，为人子女应尽的本分罢了。”

皇上心下有些怪异，道：“你抬起头来。”

殷绥依言照做，面色平静，双眼微红。

皇上瞧了他半晌，微微蹙眉：“你是……绥儿？”

“草民不懂皇上在说什么，许是圣上认错人了罢。”

殷绥答道，只是这红了又红的眼尾实在没有什么说服力。

他生的实在像极了他母妃，容貌昳丽。

一双微微上挑的丹凤眼，不笑时给人添了几分凌厉，可含着水光时，顾盼流转间尽是情意。

皇上瞧着心口一疼。

他想到那人离开时也是这样瞧着他，面容沉静，也不言语，就拿一双浸着水光的眼瞧着他。

她那时已经病了，身形瘦弱，歪歪地躺在床上，衣着素净，面容苍白，却显出一种羸弱消瘦的美来。

半晌，他叹了口气，终究还是他有愧于他们母子。

“绥儿，你……可是在怪朕？”

殷绥忙跪下身去：“儿臣不敢。儿臣只是……”

“儿臣乃不祥之人，奉父皇诏令前往棕城，本就不该出现在父皇面前。”

“奈何儿臣实在是思念父皇，才一个人偷偷跑回京，想趁着上元节的日子，能偷偷瞧上父皇一眼，才躲在了这净室内，没曾想还是冲撞了父皇，还请父皇责罚。”

他说罢，俯身恭恭敬敬磕了个头。

皇上闻之又是一声叹息：“你什么时候来的？路上吃了不少苦吧？”

殷绥沉默了会儿，垂眼回到：“儿臣想趁着上元节见父皇一面，这两天才到这儿。”

了缘法师瞧了一眼：“阿弥陀佛，施主，佛寺之内万万不可诳语。”

“施主自年二十九日到了观众，这半个月来，一直在佛堂内修心打坐，誊抄佛经。”

“施主诚心，曾向贫僧请教了用血誊抄佛经的要点，日日茹素念佛，断盐少油。以恭敬心发愿，以祈家人平乐安康。”

皇上拿过殷绥手上的经书，细细瞧了瞧：“也难为你诚心。”

殷绥这才抬起眼来：“儿臣罪己之身，无福在父皇母后身旁尽孝，只能每日诵经百遍，以身供养，只愿父皇额娘岁岁欢愉，这天下平安顺遂。”

宁遥躲在净室后的竹篱里，透过窗外往里瞧。

这一瞧就瞧见这一幕，殷绥微仰着面微笑，双眼微红，睫毛轻颤，眼里的泪要掉不掉的含在眼眶里，隔了好一会儿才像断了线的珍珠一样一颗颗滚下来。

瞧着她都觉得有些心疼。

好家伙，这演技，可惜生错了时代，不然全世界都欠他一座小金人。

什么叫琼瑶式哭戏，她可算是见到了，只可惜是个男的，还不是演员。

宁遥感叹了一声，当未来的BOSS太不容易了。要能伸能屈肯吃苦，还要能哭会道能绿茶。

不容易啊。

10/

与皇上会面后，钮祜禄*绿茶*绥凭借自己精湛的演技和献身精神，成功回宫。

宁遥和全顺两人，在寺庙多呆了几天后，便收到了殷绥要他们假装从棕城回宫的信。

离开之前宁遥特意去告别了了缘法师，感谢他这么多天的照顾。

了缘法师送了她四个字，莫要执着。

执着太过，总是虚妄。

可是她有任务在身，不能不执着。

殷绥更是不能不执着，他若不执着，连活下去都难。

宁遥回宫的那天，天空飘着绵腻的细雨。

长廊，高墙，四方天。

他们一进宫，就被人领着到了皇后的朝阳宫。

这个系统口中面慈心狠，手段毒辣的女人正端坐在椅子上，微垂着眼，手里不断转着佛珠。

她穿戴素雅，可姿态却是雍容而华贵的。

“回来了？”

宁遥两人慌忙跪下，异口同声：“请娘娘恕罪！”

“是奴婢/奴才办事不力，没有看住九皇子，让他趁机偷偷溜了出来。”

“两个废物！”皇后总算抬起眼来，瞧了两人一眼，后又把目光定在宁遥身上。

“紫芙，你是我一手教出来的人，虽比不得丹粟等人，但也算是我的心腹，我对你一向是寄予厚望的。”

宁遥把头埋得更低。

“你可知道背叛本宫的人是什么下场？”

“紫芙不敢……”

“不敢？”皇后冷哼一声，捏着佛珠的手因为用力而透出青白的骨节来。

“你若是不敢，殷绥他又怎么能回宫？好一个万民书，好一出金蝉脱壳！”

“我让你「好好照顾」他，可如今呢？”

皇后说着，把手中的佛珠猛地一掷，砸在宁遥的头上，顿时鲜血直流。

她却管不上这些，一个劲儿地磕头：“娘娘冤枉！”

毕竟她不清楚殷绥会不会真的保他，更不清楚他什么时候会来。

她只能先保住她自己。

“奴婢对娘娘一片赤诚，绝无二心！奴婢做的所有事情都是为了娘娘……还请娘娘明鉴！”

话音刚落，宁遥就听见一道从远到近的脚步声，接着一双如玉的手出现在她的视线里，捡起了佛珠。

殷绥轻笑着给皇后行礼问安，又道：“母后今日好大的火气，连平日里常常供奉的佛珠都砸了。”

说罢又瞧了瞧跪着的宁遥：“左不过是两个下人罢了，若是气坏了身子可就不值当了。”

“也不是什么大事。”皇后很快换了张表情，瞧着一片母慈子孝。

“你倒是有孝心，日日过来请安。”

又转头对屋外的人说：“怎么小九过来都没人通报本宫一声吗？”

“是朕不让他们通报的，没想到瞧见这一幕。”

皇后微微一愣：“皇上怎么来了？”

硕武帝笑道：“朕今日和小九下棋，许了他个彩头。结果他要到你这儿来了。”

殷绥也笑道：“既然这两人犯的不是什么大错，那儿臣就斗胆讨这个赏了。”

“儿臣刚从宫外回来不久，还不大习惯，身边也没个得心应手的人。”

“倒是娘娘身边的紫芙，被娘娘管教地甚好，在棕城时就侍奉在儿臣身边，对儿臣多有照顾，事事为儿臣考虑。”

“之前儿臣重病，若不是她发现的早，每日夜里侍奉汤药，儿臣怕早就无缘见到父皇母后。”

“这几年下来，儿臣也早就习惯了她侍奉，换了旁人反倒是不太如意。所以才借着父皇的彩头，向母后求人。”

“母后向来疼爱儿臣，一个该罚的下人罢了，想来母后定然也不会拒绝儿臣的。儿臣也定会替母后好好责罚她。”

皇后的脸僵了一瞬。

宁遥也开了眼。

果然，要对付白莲，还是得绿茶。

宁遥和绿茶绥离开以后，皇后气得摔了个茶盏。

上好的景泰蓝碎裂开来，泛着冷光。

她冷笑一声：“既然那小子把紫芙要走了留下了你，那你就好好说说你知道的事，若是说不好……”

全顺整个人都在抖。

他一直保持着跪着的姿势，听了这话，慌忙爬到皇后身旁，连手心被碎片划伤都不觉。

“娘娘……奴才的确有事情要告诉您……”

景福宫。

殷绥一回宫，就被安置在了这儿，又亲自选了几个宫女太监侍奉。

宁遥回宫这一路上都很忐忑，到了这儿，心里的石头才总算是落了地。

殷绥瞧着她脸上的新结成的血痂，微微皱眉：“姐姐受苦了。”

“过来我给姐姐擦一擦。”

宁遥摸了摸自己的额头，讪讪一笑。

她方才是怕极了的。

她自幼胆小，更是怕疼怕苦。被砸了额头，疼的不行，可惜形势比人强，也只能硬着头皮上了。

现在放松下来，反而察觉到疼了。

她轻轻嘶了声，身子却往后一步躲开了殷绥的手。

殷绥目光一凝固。

宁遥瞧了瞧四周，见没有别人才放了心，轻叹了口气。

“殿下，我们现在回宫了。”

“在宫里，你是主子，我是侍奉你的宫女，可千万不能……”

殷绥打断她：“之前在棕城姐姐不也是这样对我的吗？”

“姐姐也有替阿绥上药不是吗？”

“更何况……”他自嘲一笑：“我又算是个什么主子？”

“姐姐瞧瞧这宫殿，老旧，偏远，久不曾有人住，是所有皇子住所里最偏僻的那一间。”

“因着我回来了，皇后娘娘才特意命人收拾出来，说着这儿僻静。我刚才棕城回来，身子不太好，适合静养。”

“我虽是回来了，可既无父皇宠爱，又无母妃庇佑，还有一堆人躲在背后，想要我……”

“我身边只有姐姐这一个可信可用之人了。还是说……姐姐不想和阿绥一起了？”

他说话时微垂着眼，睫毛微颤，眼角微红。

自下而上瞧着宁遥时，双眼还微微浸着水光，像极了某种小动物。

宁遥再硬的心也给他瞧软了。

真是，惯会装可怜的。

可她偏偏就吃这一套。

她在心底吐槽了句，又无可奈何地叹了口气。

“算了，反正现在也没人，之后有人的时候可不能这样了。”

殷绥笑了，眼里浸满了星光。

“阿绥自然会注意的。”

宁遥叹了口气：“阿绥，你刚刚……为什么要对皇后说那些话？”

“哪些？”他偏头，脸上是一片稚气，仿佛真的听不懂她在说什么。

她微微一怔，好看的远山眉微微蹙起。

殷绥仍旧在笑着，可笑意却未达眼底。

“阿绥说的都是实话不是吗？”

“姐姐不让阿绥说，难不成……姐姐，还有其它的打算？”

11/

宁遥没好气地说：“我能有什么打算？还不是担心你……”

“不管怎么样我都曾经是皇后的人，你这样气她，能有什么好处？”

“更何况……如果她能信我，你把我放在她身边，比放在你身边，有用的多。”

殷绥笑得眉眼弯弯：“姐姐对阿绥好，阿绥自然也会对姐姐好。”

“把姐姐一个人丢在狼窝了，阿绥舍不得。”

.....

殷绥回宫不过三日，皇后娘娘就生了场大病，先是在祭祖时无缘无故晕厥，等醒来就开始喊疼。

朝中大臣在议论纷纷，都说在祭祖时晕倒可不是吉兆，定是出了什么事，冲撞了先祖。

又有人指向了殷绥，说他本就不详，这次回宫更是冲撞了皇后和先祖，怕是要惹来天怨。

“你不觉得皇后这病来的蹊跷吗？”殷绥问。

宁遥点头，满脑子都是——

“剪头，哀家的头好痛啊……”

果然不管在哪儿，头风都是个好东西，想痛就能痛，还不需要任何证据。

毕竟皇后都说自己痛了，你就不能说她不痛。

宁遥决定去探一探。

她找了朝阳宫的羽棠，约她晚上在御花园边上的杏林里见。

羽棠是皇后宫里的粗使丫头，和原主紫芙一同进宫，更是过过命的交情。

羽棠胆小怯懦，曾经不小心摔碎了屋里的一个八宝琉璃瓶，正撞上皇后心情不好，是原主开口替她求了饶，又仔细照料着。

两人感情一直很深厚。

按原来的世界轨道，原主和羽棠，也是一直相互扶持直至出宫的，可以说是这深宫里难得的真情了。

宁遥到杏林的时候，羽棠已经在那儿等她多时了。

羽棠瞧着还是记忆里的模样。

见宁遥来了，她微微低着头凑到她耳边，低声说：“你问我的事情，我也不太清楚……”

“我没有什么贴身伺候的机会，见着皇后娘娘的机会也不多。”

“不过皇后娘娘的确在床上躺了好多天，远远瞧着脸色也不太好。”

宁遥点了点头：“如此，多谢你了。”

羽棠又拉着她的手细细瞧了瞧，声音怯怯的：“你……在九皇子那里还好吗？”

宁遥点头，她又问：“九皇子处境艰难，你又为什么……”

说到一半，她叹了口气。

“算了，你觉得好便好吧。只是咱们这些坐下人的，只能靠着主子，你以后，可是千万要当心了。”

宁遥回来时，殷绥已经在殿里等她了。

他望着她笑，好看的丹凤眼微微眯起：“回来了。姐姐方才去哪儿了？”

“也没去哪儿，”宁遥答得坦荡，“我刚刚去见了之前的一个朋友。”

“你方才不是问我皇后这病吗？我去找朝阳宫里的宫女问了问。”

殷绥这才放松了些。

他方才去了冷宫，回来经过杏林时，瞧见她一晃而过的身影。

他悄悄跟过去，只见她和朝阳殿一个宫女在一起，举止亲密。那女子还附在她耳侧，不知对她说了些什么。

“那姐姐打探出来些什么没有？”殷绥瞧着她，眼睛眨也不眨。

宁遥沉默着摇头。

“没有。羽棠在只是个粗使宫女，很少进内殿，消息不是很灵通。”

殷绥垂眼。他方才也见了全顺。

回了皇宫以后，全顺的日子不好过了起来。

短短几日，头上身上便添了不少伤，走起路来，都是一瘸一拐的。

他说：“殿下，皇后娘娘的病的确有蹊跷。”

“我偷了些熬过的药渣，瞧了，都是些平常喝的温补的药材。”

殷绥眼里闪过一丝疑窦，面上却丝毫不显，反而微笑道：“只要姐姐有这个心，阿绥就心满意足了。”

次日一大早，殷绥就去了朝阳宫给皇后娘娘请安。

皇后歪倒在榻上，一脸倦容，面色苍白，瞧着像是真的生了场大病。连屋内的香都被撤了去，说闻着头疼。

殷绥坐了不过一刻，就见有宫女端着汤药过来侍奉。

“娘娘，该喝汤药了。”

殷绥瞧了瞧来人，正是昨儿夜里见到的那位。

皇后先接了药，瞧见是她，忙呵到：“怎么是你？竹苓呢？”

“竹苓姑姑去尚衣局了。”

“奴婢刚熬了药，见竹苓姑姑和丹粟姑姑都不在，就自己端了过来。”

皇后摆手：“好的，本宫知道了，你下去了。”

殷绥也跟着退下了。

他分明感觉到，刚才那宫女答话前，先偷偷瞧了他一眼方才开口。

还有她侍奉汤药的规矩，瞧着也十分娴熟，不像是第一回了。

他想到宁遥对他说的话，眉心微皱。

宫里这几日又热闹了起来。

西北战事大捷，江照平定西北战事有功，被皇上封为车骑将军，不日即将归来。

为了庆祝得胜回朝，皇上决定在宫中宴请将军。

江照是殷绥的表舅舅，江氏一族唯一一个活下来的人。

江家世代从军，三代五将，显赫一时。

四年前江家带兵出征北境，向来百战百胜的江家难得陷入了拉锯战，战令频频失误，害死了三万士兵。

后皇上又收到江家与敌国私通的密信，就连边境的粮草也被人查处掺了假，证据确凿，在江家回朝前夕，以谋逆罪论处，灭了江家满门。

只留下一个早几年前就自请离开江家的江照，不知身在何处。

后西北爆发战事，西北的士兵向来都是江家再带，骤然换了将领，心有不满也难以管教。

江照就是在这个时候出现的，他隐姓埋名在西北参了军，以自身的实力一步步爬到都尉，校尉，中郎将.....

在战况焦灼、将领不堪大用时才站出来，以江家人的身份，赢了这场战争。

殷绥不相信江家会反叛，他外祖父一家，向来忠心爱国，可四年前那一战，战令失误是真，边境的粮草掺了假也是真。

他有心想见江照一面，不仅为了江家，更为了他自己。

只是这见面的时机.....

硕武帝年纪大了，有些懒政倦政，可对于兵权是极为在乎的，从来都要握在自己手上，更是忌讳皇子私结边关将领。

而他与江照的关系更是像是一把刀悬在他头顶上，让人不得不防。

殷绥思索了会儿，又想到宁遥和羽棠见面的场景，心生一计。

他叫全顺打探了江照回宫述职的具体时间，又求了宁遥在江照进承明殿前找个时机截住他，给他带个口信儿，就说请他在三日后前往京郊的茶楼里，共商大事。

“姐姐，此事事关重大，阿绥身边实在是没有可信之人，只好拜托姐姐帮我这个忙了。”

“我把自己的性命都交托在姐姐身上，姐姐可一定要替阿绥做好。”

他直直地望进宁遥的眼里。

姐姐，你可千万千万.....不要骗我。

12/

殷绥等了五日，终于等来了皇上的召见。

前来召他的太监步履匆匆，满脸急色，见到他后还凑上前提点了句：“九殿下，皇上今日心情不好，您待会儿可得小心着点儿。”

殷绥心下一沉。

他瞧着身边眉心蹙起，满脸紧张的宁遥，神色复杂。

“等我回来。”

殷绥来到承明殿时，硕武帝正端坐在椅子闭目养神。

地上还有茶渍和还未来得及打扫到碎片，看起来似乎是真的动了大气。

殷绥垂眼，恭恭敬敬行了一礼：“父皇。”

礼还未行完，就见硕武帝猛地睁开眼，抓起身旁的茶盏狠狠一掷。

殷绥没有躲，结结实实挨了这一下。

血从他的额头缓缓流下。

他举止从容，面色平静，行完了剩下的礼。

“父皇，不知儿臣犯了什么罪？”

“不知？”硕武帝冷笑一声：“你可知私交边关将领可是大罪？”

“你还明知故犯，江照一回来，你就与其私下见面，共商大事。真是好大的本事！你刚刚回宫，又有何要事非要与其秘密相谈？”

果然如此。

他还记得宁遥答应她时的模样，她说得信誓旦旦，眼神干净而笃定。

怎么就……骗了他呢？

他垂眼，眼里是浓得化也化不开的墨色，心里是无限的讥讽。

好在他并没有真的去赴约，而是在承明殿外，光明正大地约了在狩猎大会上请教骑射，到时候再约定私下会谈也不迟。

也不知她是傻还是太过相信他，他一说便信了。

也不想想，一个皇后宫里出来的宫女，连个像样的信物都没有，冒冒失失说自己是九皇子的人，约边关将领见面，商谈要事，别人又怎么会信呢？

“儿臣没有！”他说的坦荡。

“更何况，江大将军是儿臣表舅，若要谈，谈的也是甥舅情谊，儿臣大可坦坦荡荡邀约，与父皇，表舅一同共进家宴，又有什么私下邀约的必要？”

“儿臣敢对天发誓，儿臣从未与江大将军私下见过面！若有违背，天打雷劈！”

大渊国向来信奉鬼神之说，见殷绥如此起誓，硕武帝的脸色微霁，可不过一瞬又沉下脸来。

“好一个甥舅，”他冷笑着，从袖子里掏出一封信扔到殷绥面前，“你好好瞧瞧！”

殷绥打开看了一眼，脸色惨白。

是他曾经写给江照的信。

那时候西北战事即将告捷，喜报频频。

他在掠城，写下了这封恭贺信给他，既是联络感情，也为之后回京的日子做准备。

因着是第一次写信，信上只写了一些普通的寒暄，绝不像他手里的这封，花了大篇幅哭诉自己的处境，皇后苛责，皇上薄待，还望舅舅日后能够相助……

殷绥看完脸又白了几分。

这封信的内容，是要一下子把他赶尽杀绝啊。

而那时候的棕城，只有他，宁遥和全顺三人。

他的心一瞬间沉到了谷底，连身子也晃了晃。

难怪……

难怪她要对她好，要得到他的信任，要陪着他从棕城回到皇宫。

毕竟死在宫里，死在皇上手上，可比死在宫外，死在她们手里干净太多。

殷绥尤自一笑，笑容清冷单薄，像狂风中摇摇欲坠的蝴蝶。

“你可还有什么话说？”

“私交将领，不敬帝王，不敬国母，样样都是能要了你脑袋的大罪！”

殷绥保持跪着的姿势，脸色惨白，脊背挺直。

“这的确是儿臣曾经写过的信，可儿臣绝对没有写过这样大逆不道的话！”

“一定是有人陷害儿臣！还望父皇明鉴！”

“陷害？你倒是说说有谁会陷害你！皇后吗？”

“你在信上说皇后苛责体罚于你，可你一回宫，是皇后挺着病体为你说话，安抚官员！朕和皇后，事事为你，可你呢？”

“你可真是……寒了朕的心。”

“来人——”

殷绥垂着头，捏着信的手微微泛白。

这信是他在棕城时写的，距现在已有三个来月了。

信上新添的字，笔迹瞧着倒是和他的一模一样。只是这墨迹……

他又仔细瞧了瞧。

他原来写的，用的是棕城的宣纸和下等的墨，写字时墨汁会顺着纸的纹路微微渗出。

新加上的字，因为纸的缘故也有渗出，只是这渗出的程度细看之下还是有略微的差别。

殷绥想着，忙站起身来，拿过桌上的茶盏，沾了几滴水洒在信上……

所有的字都晕了开来。

只不过新字和旧字，因为用的墨汁不同，晕开的程度也不同。

“你这是做什么——” 硕武帝呵斥道。

殷绥双手捧着信呈到他面前。

“父皇您看……”

真相一目了然。

13/

硕武帝高坐在殿上，冷眼瞧着这个孩子。

他向来聪明。

早年间太傅就夸过他聪慧，是天纵之才。

只是太聪明，终究不是好事。

他沉吟了半晌，缓缓开口：“无论如何，你私交边关将领已是大罪，更遑论联络感情。”

“阿绥，你是朕的皇子。江大将军，是朕的臣子。天家，没有你所谓的甥与舅，只有君与臣。你可明白？”

“儿臣明白。”

“既然明白，便领罚吧。朕念在你年纪尚小，又刚回京，很多事情并不明白，此次便从轻处罚，就罚你去太庙跪上两日，也跪跪先祖，让你明白什么是君，什么是臣。”

殷绥听着硕武帝不带丝毫情感的声音，扯了扯嘴角：“儿臣谢父皇开恩。”

硕武帝颌首，正要让他退下，殷绥又问：“敢问父皇，递这封信给父皇的人呢？儿臣有罪是不假，那递这封信给父皇的人呢？”

硕武帝蹙眉。

这封信是皇后递给他的。

他去皇后寝宫的时候，瞧见皇上正对着这封信抹眼泪，瞧见他来了，慌忙把信藏起来，等他再三询问，方才拿出来，又一个劲儿为殷绥开脱，说他年纪尚小，难免会做些糊涂事。

他沉下脸来：“这不是你该管的事情。”

其实他又何曾不知道皇后动机不良？

只是单凭一封信定不了她的罪，她也可以推说是别人捣的鬼。

更何况，就算真的是她犯的事，他也不能动他。

燕家是世家大族，势力盘根错节，牵一发而动全身。

他现在也还没有能力和心力去动它。

“儿臣知道了。”殷绥叩首。

这便是天家。

前几日还把他带在身边，口口声声说是父皇亏待了你，日后定将好好弥补。

可只要有一丝风吹草动，就开始敲敲打打。

天家无情，他早便知道。

.....

殷绥回来时正是夜里。

夜色微凉，天空还下着绵绵的细雨。

宁遥一直等在景福宫门口，瞧见他被人抬回来，连忙上前。

“怎么就成这样了？”

她在宫里等了三日，听闻他被罚去了太庙，整颗心都提了起来。

“不是在太庙罚跪吗？怎么。。。。。”

把殷绥抬回来的太监接话道：“跪了两天，九殿下这伤还算好的了。姐姐日后可一定得悉心照顾着，否则恐怕日后落下病根。”

宁遥忙点头，一眨不眨地打量着他，似乎想要透过这身衣服瞧见他里面的伤势。

殷绥也在瞧着她。

他发了烧，瞧着她的模样也恍惚了起来，只是她那一双含着紧张和担忧的眼睛，直直地撞进他心里。

那眼睛又大又亮，眼神干净得像是初春新化下来的冬雪，又像是阳光下的山涧清泉，澄澈透亮，让人一望就能望到底。

他最喜欢的，就是她这双眼睛。

瞧着干干净净，不染凡尘，好像这世俗的欲望和纠纷，都与她无关。

他恍惚了一瞬，回过神来忙垂下眼：“先进去吧。”

殷绶坐在床上，屏退众人，只留下宁遥坐在床边，瞧着他腿上的伤。

他两个膝盖已经全肿了，又红又青又紫，上面还渗着血丝，瞧着好不慎人。

其实他本不必伤成这样的，虽说是跪先祖，但也不是全天都有人守着。

他全完有机会躲个懒。

只是他必须要这样。

他刚刚回宫，根基不稳，又前有狼后有虎，只有先示弱，让背后的人放松警惕，再徐徐图之。

“到底发生了什么事？怎么就伤成这样了？”

宁遥拿毛巾细细替他清理伤口，动作又轻又柔，似乎在对待什么珍宝。

殷绥瞧着她的动作，想到棕城寒冷的冬夜和滚烫的汤药。

他想到烛火下的信件和那句混着血腥味的“别怕”，想到皇觉寺里除夕夜的灯火，还有她向他伸出的手.....

他垂下眼笑了，笑得清且淡，像是寒风中逆风飞舞的蝴蝶。

“也不是什么大事。”

他含糊地应了一句，不待她追问，抢先问道：“姐姐，我似乎从未问过你，姐姐究竟为什么对我这样好？”

宁遥微微一愣。

为什么？

还能为什么？！当然是因为系统需要啊！她也是被逼的啊！

当然，她自己也觉得他有点儿可怜。

她是有些心疼他的。

可是话不能这么说.....

宁遥犹豫了，擦药的手也一顿。

她不想骗他。

一个谎言需要无数个谎言来填，更何况.....

她想了想殷绥的演技，又想了想自己的。

还是算了吧，别出来丢人了。

她本来也不想骗他。

宁遥想了想，问：“阿绥，你相信我吗？”

殷绥微笑颌首，瞧着是和平时一样的乖巧：“我自然是相信姐姐的。”

宁遥也笑了，很快又正色下来：“阿绥，我不想骗你，可是我的确有我不能说的理由。”

“我可以对天发誓，我绝对绝对不会害你。我这么说.....你能接受吗？”

殷绥的眼睛一点点暗了下来，脸上的笑容却丝毫未变。

他是不是该谢谢她连骗也不愿意骗他？

也是，她和他本就是站在对立面的两个人，他的存在本就损害了她的利益。

他们连利益都不相连，他又怎么能期待她付出真心呢。

就算真的有真心，在利益面前，也是不值一提了。

这世界上，真心不可靠，利益才可信。

殷绥微笑着，眼里的光明明灭灭。

“不管姐姐说什么，我都相信。”

.....

殷绥这回伤的着实不轻。

太医给他开了不少伤药，口服外用，样样都有。就连皇后那边，也送来了不少补药。

宁遥日夜照顾，熬药换药喝药，从不假手于人。

“该喝药了。”

她端了碗熬好的汤药到他床前，突然忆起在棕城时也有一段这样的日子。

那时候她端来的药，殷绥从来不直接喝的，而是要拿了银簪试了，才肯喝下去。

哪像现在，刚送来就直接接了过去。

殷绥把药往嘴边送，却在唇前停了下来。

白盏红唇，长睫微颤。

他抬眼瞧着她，撒娇道：“姐姐，这药.....又烫又苦。”

宁遥瞧着他的模样，无可奈何叹了口气：“真是越来越娇气了。”

她端着药搅了搅，又吹了吹，递到他唇前。

殷绥上下唇碰了碰，很快往后一躲，苦着脸撒娇道：“姐姐，你尝尝这药，真的太苦了。”

宁遥有些奇怪。

虽然她能感受到殷绥对她的依赖，也习惯了他平日里有意无意地示弱，可她更知道，他不是个普普通通的孩子。

他是未来的暴君，有心机有城府够狠辣，从来不是不能吃苦的人。

现在这样黏腻地撒娇，还是头一回。

宁遥皱了皱眉，有些狐疑地尝了一口。

的确是有些苦。

她又递到殷绥面前。

他还是那副可怜兮兮的模样，却没有再抱怨什么，就着她的手一口一口喝了个干净。

14/

朝阳宫。

皇后半倚在塌上，褪了满头的珠翠，命宫人给自己按摩。

温热的手指柔柔地按在头上，可她心里的躁意丝毫没有缓解。

自殷绥从太庙回来，她每天都有些头疼——她把不准皇上对殷绥是和什么态度。

若说他动了大怒，殷绥又只是在太庙跪了几天。

而她的那封信，明明样样都是能要了人脑袋的大罪。

说他没动怒，可殷绥又实实在在挨了责罚，就连太医都说伤得不轻。

那天承明殿的事，皇上一个字也没透露出去。

她一问起，他就冠冕堂皇地说上几句，宽慰一番，把她搪塞过去。

宫里这么多皇子，她最不喜欢的，就是殷绥。

她是良妃的孩子，良妃在时，便宠冠后宫，夺了皇上所有的宠爱和目光。

就连他的孩子，也和她一样讨厌，年纪明明比她的小七还要小，却处处压了他一头。

她想到他，就想到良妃还在世时的光景，恨得咬碎了一口银牙。

明明她才是皇后啊！凭什么还要忍气吞声，事事顾及着她？！

皇后想着，又捏了捏眉心：“去，帮我把七皇子叫过来，就说我有点事情要吩咐他。”

.....

宁遥最近也有些头疼——她觉得殷绥有些古怪。

准确地来说，自从他从太庙回来，对她就有些不同了。

虽然他还是和之前一样一口一个姐姐，脆甜脆甜的，有事也会与她相商，看起来似乎没有任何问题。可宁遥还是觉得有点儿不对劲。

“所以你到底觉得有哪里变了？”系统问。

宁遥想了想：“你不觉得他最近有点太黏人了吗？”

还有就是，虽然之前他也有很多的次刻意撒娇示弱，可她能感觉到不同。

她总觉得有点怪怪的，至于哪里怪，她也说不上来。

大概就是那种.....女人总能很容易发现自己对象是不是出轨了的直觉吧。

这么一想，宁遥觉得更怪了。

但怪的不是殷绥，而是她自己。

系统沉默了，然后在她脑海里循环播放了一个白眼emoji表情：

“姐妹你有点凡哦。”

宁遥：“……”

果然这个系统不太靠谱的亚子。

很快便到了三月三。白日渐长，万物生春，正是狩猎好时节。

三月三是皇家的狩猎大会，更是每年一次的盛会。

所有王宫贵胄齐聚京郊的狩猎场上，共同狩猎，比拼骑射。

这样的日子，宁遥当然想去见识一下，更何况，她前两日刚见了羽棠。

自从殷绥从太庙回来之后，她就一直躲着不见她。

好不容易见了，又是一副支支吾吾，连看也不敢看她的模样。

宁遥皱眉，再三追问她也不答，只在最后含含糊糊地提了一句狩猎大会，却是连话也不说完就跑开了。

“紫芙，过些天的狩猎大会……你一定要小心些。”

宁遥直觉有猫腻。

可她刚提出要一同前去，就被殷绥给拒绝了。

他依旧是那副乖乖巧巧，眉眼含笑的模样，可说出的话却丝毫不容人拒绝。

“姐姐，猎场危险，刀剑无眼，姐姐就算去了，也只能待在营地做些杂活。”

“疲累就罢了，我怕只怕营地里人多口杂，姐姐若是去了，一个人在营地遇上皇后或者七皇子的人恶意刁难，那才叫阿绥放心不下。”

“不若待在宫里，等着阿绥给姐姐猎只狐狸回来。”

宁遥没办法，只好应了。

然后.....扮成小太监悄悄跟来了猎场。

狩猎大会果然不愧是一年一度的盛世。参与人数众多，箭矢声，奔马声，欢呼声，响作一片。

一大早硕武帝就带着四皇子、七皇子、九皇子等人，共同前往猎场深处狩猎，还说要把今年新进贡的珍宝赏给狩猎最多的人。

宁遥站在营帐外头，兴冲冲地瞧着这一切。

从来了猎场开始，她就在注意殷绥的消息。

最开始能听到他猎了多少多少野兔、狐狸，到后来，什么也听不到了。

反而能瞧见皇上一行人浩浩荡荡地返回营帐。

除了他们，不少达官贵人也陆陆续续回营。

宁遥心中闪过不好的预感，殷绥不是和皇上、四皇子、七皇子一同狩猎的吗，怎么就他和七皇子没有回来？

正想着，有侍卫传来急报。

“皇上，猎场西南方向发现大量血迹和猛兽脚印，我们在现场还找到了七皇子、九皇子的衣物和玉佩。”

“七皇子在林间中被人发现，人已晕厥过去，身上有多处血迹，正送往营帐医治。”

“九皇子不见踪迹，生死未知。”

宁遥的腿一软。

她就知道危险！

她慌忙上前拉住那侍卫的衣袖，连声音都是抖的：“侍卫大哥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？”

那侍卫瞧她一眼，挣开了手，颇为不耐烦地道：“我刚才不是说过了吗？”

宁遥整个人都是懵的，直到被人挣开才如梦初醒，想起自己还有系统这个外挂。

“系统！你能查到殷绥的位置吗？”

系统的声音懒洋洋的，似乎是刚睡醒：“你慌什么，不就是不见踪迹嘛。”

“殷绥可是未来的大BOSS，怎么可能这么轻易死掉。我给你查查啊。”

系统说完，沉默了几秒，然后蹦出一句惊天彻底的“卧槽”。

“殷绥的生命力在不断下降……”

宁遥：“……”

“他的位置，告诉我，快！你有什么回血丹之类的东西可以就他吗？”

系统沉默了几秒，声音弱弱的：“那个……我不能告诉你，这个得拿积分来换的。你现在还没有积分，你之前是有积分的，不知道为什么，这几天突然没了……”

“我也没有什么回血丹，伤药倒是有不少，只是你没有积分……”

宁遥：“……”

她翻了个白眼，咬牙切齿道：“可以赊账吗？你不再给我，万一这人要是没了，我们就都没了。”

系统这才犹犹豫豫地给了她。

这狩猎场其实是京郊的一个森林，围了一块出来作为猎场。猎场外围，地势险峻，东边有悬崖峭壁，西边有原始密林。

殷绥就在西北边的一个山洞里。

这一路宁遥走得很难。

密林里道路崎岖，到处都是小半人高的杂草，葱葱笼笼的巨树，还有很多飞虫蛇蚁、伏鼠潜狐。

她一个人都要怕死了好吗！

手上、身上被蹭破划破摔破了好些个地方，她也顾不上管，唯一的念头，就是赶紧找到他。

好在有系统给她提示，能帮她躲避各种蛇虫野兽，还有同样来寻找殷绥踪迹的刺客们。

她也想过要找侍卫一起过来，可营地里人多眼杂，她也不知道哪些是好人，哪些又是想要了殷绥命的人。

更何况，她连多问一句别人都不耐烦，贸贸然开口，又有谁会信呢？！

她只能自己走。

她越靠近山洞，越能看到地上星星点点的血迹。

宁遥瞧着心里直跳，这样看，殷绥一定受了很重的伤。

她一面小心处理着血迹，一面往山洞方向走。

好不容易到了山洞，刚迈进去，她甚至还没来得及瞧清山洞的样子，脖子上就一凉。

一把匕首架在了她的脖子上。

殷绥站在她身侧，紧抵着唇瞧着她，平日里的乖巧和顺早已不见，上挑的丹凤眼里尽是冷意。

15/

宁遥整个人都懵了，她下意识咽了口口水，脖子上冰凉的触感吓的她吓得她声音都抖了：“阿绥，是我呀，你干什么？！”

“是姐姐呀。”他也笑，可手上的刀却丝毫没有收起来的意思。

“该我问姐姐才是，姐姐又怎么会出现在这里？”

宁遥定了定神瞧着他。

他的状况看起来很不好，满脸血污混着泥块一起凝结在脸上，原本白净如雪的脸上黑一块灰一块，即使是这样，还能看到脸上透出的异样的红。

宁遥皱了皱眉，下意识想伸手摸摸他的额头：“你又发烧了？怎么弄成这个样子？”

殷绀眸光一闪，偏头躲了过去，手里的刀却是往里推了推，霎时绽开了星星点点的血花。

“不准动，再动我就直接杀了你！”

宁遥吃痛地嘶了声，眼睛也眯了起来。

他扯了扯嘴角：“我怎么弄成这样，你还不清楚吗？”

“我怎么会知道？！”

“你怎么不知道？！”

宁遥：“……”

这都什么跟什么，绕口令呢搁这儿。

她叹了口气。

殷绀却笑了，以一种近乎温柔缱眷的神情瞧着她，缓缓道：

“姐姐，我不是说过吗？姐姐是我的人了，为什么还要背叛我呢？”

“皇后也真是没用，现在还派你过来，是以为我什么都不知道呢，还是以为我会心软呢？”

他笑得眉眼弯弯，眼神却是说不出的凉薄，似乎下一秒就会割破她的脖子。

宁遥皱眉：“你以为我是皇后的人？”

殷绥瞧着她，没有说话，可眼神却说明了一切。

洞穴里光线昏暗，现下虽正是午后，艳阳高照，可密林里郁郁葱葱的树早已把阳光遮了个干净，只余下星星点点的阳光透过婆娑的枝叶打下来。

殷绥又站在山洞里，逆着光，脸上明明暗暗，像是从修罗道爬上来的恶鬼，又像堕了魔的佛陀。

宁遥一个劲儿地往后缩，身子死死抵着身后的石壁：“阿绥，你听我说……”

话刚开口，她脑子里就想起一声惊叫——

“宁遥，快！那些刺客发现了殷绥的踪迹，现在朝这边过来了！”

宁遥：“……”

真是前有狼后有虎。

系统还在她脑海里继续嚎：“嘤嘤嘤，快点啊宝贝，你能死殷绥不能死啊！他死了我们就都完了……”

宁遥：“……”

她怎么就摊上了这么个破烂系统，别的系统金手指一堆堆，它倒好，遇事只会嚎。

宁遥叹气，也不知道哪来的胆，伸手飞速地抓住他握刀的手。

这一碰才知道他烫得吓人，身子也虚得厉害，能制住她怕已经是强撑着一口气了。

“我们得赶紧离开这儿，皇后的人要过来了！”

“我凭什么相信你？”

“阿绥！”宁遥皱眉，“你就信我一次。”

“更何况我现在的命在你手上不是吗？你拿刀制住了我，若是他们来了，你一定会第一个杀了我不是吗？”

“我这也是在保我自己的命。”

殷绥半眯着眼瞧着她。

宁遥现在的样子也算不上好。脸上沾了不少泥污还有汗水，连额头上的发丝都一缕缕地贴在额头上，明明是狼狈极了的模样，神情却丝毫瞧不出狼狈，充满了生机。

那双眼睛，即使在山洞里也，也干净明亮，像山间缓缓流过的清溪。

他沉默了一瞬。

宁遥又皱眉：“快呀！再晚就来不及了！”

“张嘴。”

宁遥一愣，乖乖按他说的做了。

殷绥从怀里掏了颗药丸出来塞进她的嘴里，见她什么也不问，就乖乖巧巧把药咽了下去，神情这才缓了下来，却依旧冷着脸道：“这是致命的毒药，你若是骗了我……”

“哎呀，知道了。”

宁遥胡乱点了几下头，拉着殷绥跑了出去。

“我们往东边跑。”

她拽着殷绥，跑了一阵，见他一直一声不吭地跑在她身后，步子踉踉跄跄，这才皱眉打量了他一番。

他的腿受伤了，伤口虽然拿碎布包扎了一下，可包扎的十分草率，这一跑开，又开始不断往外冒血，不过片刻，就把布给染红了。

“放心，死不了。”殷绥瞧着她的目光，神情微微一顿，步子却是停也没停。

宁遥叹气。

她把他拽住，三两下扯开了他的绑带，又拿出从系统那儿得来的上药给他盖了厚厚一层。

“你这样跑用不了多久我们就要被发现了。”

说完，她蹲下身：“快上来，我背着你跑。”

话虽说得轻松，可这人一上来，她才知道这活一点儿也不轻松。

她从未背过人，就算在古代当宫女，那也是皇后娘娘身边的近身丫鬟，从未干过粗活重活。

殷绥再怎么瘦小，十一二岁的孩子，再怎么也有六十多斤，她跑了一段时间，已经开始气喘吁吁了。

殷绥瞧着她额头上细细密密的汗珠，紧紧抵住了唇。

宁遥却笑了，一边小喘着气一边转过头来对他说：“阿绥，没想到你比我想象的，还要轻一些。”

密林里道路险阻，茅草、泥泞、荆棘、碎石、飞虫、走蛇……处处都是危险。

宁遥背着殷绥，从最开始的疾跑，到后来的小跑。再到后面的走一步喘三下。

她实在是没有力气了。

殷绥的状态也越来越差。

他身子越来越烫，呼吸也越来越微弱，好在意识还算是清醒。

宁遥急得不行，走几步就转头看看他。

“阿绥，你还好吗？你伤成这样，到底怎么回事？”

说罢，又从怀里掏出一瓶伤药来：“我这里还有些伤药.....”

他摇头，又想到她看不到，道：“没用的，是毒。”

他中了皇后等人的圈套，在逃亡过程中被刺客用沾着毒的暗器伤了腿。

今日在猎场狩猎时，他同七皇子等人追着一只罕见的银狐往猎场深处跑，却在周围发现了大量凌乱的巨型猛兽脚印，还有潮湿的动物粪便。

瞧着像是棕熊还有老虎。

这猎场里很少会出现巨型猛兽，更何况每次狩猎大会前，都会有守将排查情况，提前清除猛兽。

他直觉有诈。

又见七皇子自告奋勇请命，让四皇子先带一队侍卫护送父皇回营帐，再由他和他带着剩下的侍卫，去西南方的虎威大营，找到御林军统领，调动兵马，护送猎场中的贵胄们安全回营帐，并清除猛兽。

他心下更加不妙，奈何四皇子和七皇子串通一气，你唱我和，父皇也直接下了令。

他只好带了自己的侍卫，暗中防备。

可没成想他们居然这么狠，在猎场里埋伏了不少刺客，还把他带的那对侍卫杀了个干净。

好在他命大，一路制造路障逃了出来。

殷绥垂眼。

可这些事他都不想告诉她。他现下毒发，脑子昏昏沉沉的。

他瞧着身下的少女。

她皮肤白，这一路跑下来，脸红扑扑地，她跑得专心，连脸上被树杈划了几道伤口都不知道。

他又瞧向她的脖颈。那里伤口已经凝固，可还是怎么瞧怎么刺眼。

她若真是皇后的人，这一路上早就有无数个机会可以杀了他。

就算顾忌着那毒药，拿他的性命相挟，威胁他拿出解药也是可行的。

可是她没有。

她一路尽心尽力地带着他、护着他逃亡。

殷绥伸出手，却在要碰到她伤口的时候缩了回来：“姐姐，疼吗？”

宁遥愣了愣，转头对他扯出一个笑来。

“阿绥啊，我是想骗你说不疼的，可是你知道，我向来最怕疼了。”

“所以你以后不要这样了好不好？”

殷绥沉默着点了点头。

16/

密林里的夜格外难捱。

春日里昼暖夜寒，夜晚的风最是冻人，带着潮湿的寒气，呼呼地直刮，从耳边直灌进人的心底。

宁遥负重走了一天，几乎已经是个废人了。

她全身上下哪哪都痛，尤其是腿，到处都是被荆棘划出的血痕，每走一步疼得都像是被针扎一样。

比这更糟的是殷绥。

他中的毒已经彻底发作开来，整个人一下子冷一下子热，体温却是烫的吓人，连意识也是时清明时糊涂。

她找了个隐蔽的地方把殷绥放下来，又在河边取了水来，给他喂水，敷额头，降温。

她从系统那儿拿了解毒的药喂给殷绥，可系统说这毒药性强劲，他又错过了最佳救治时机，再加上殷绥流血过多，能不能挺过去就看今晚了。

殷绥强打着精神，看着宁遥为他忙上忙下，拍了拍身边的草地：“姐姐，你也坐下来歇一歇吧。我没事的，真的。”

宁遥紧挨着他坐下来，两个人靠在一起取暖。

这一坐不得了，之前强撑着的时候，感觉还行，现在一坐下来，身子的困倦疲累痛一股脑的像她袭来。

她深呼吸了几口，怕自己睡过去，更怕殷绥睡过去，干脆就就拉起他的手，同他聊起天来。

“阿绥，我们来聊聊天吧。”

殷绥瞧着她。

“阿绥，你小时候……”

宁遥话刚开口就后悔了。

果然累了一天，连脑子也浆住了。

好在殷绥也不介意。

他现在反应有些迟钝，整个人昏昏沉沉的。听了宁遥的话，过了好一会儿才摇了摇头，轻笑道：“我们还是说说姐姐吧。”

“我啊。”宁遥呆了呆，从身边拔了根草放在鼻尖轻轻嗅着。

鼻尖是清甜的青草香，头顶是漫天的繁星，耳边还有窸窣窸窣的虫鸣声。

圆月被云朵给遮住，只透出一个小小的角来。

宁遥突然开始想家。

她指着天上说：“我以前，从来没有见过这么美的星空。”

“我以前生活的地方，很难看到这么多的星星。那里和这里也不一样……”

“阿绥，我想回家了。”宁遥说着说着，眼里突然开始泛起了泪光。

殷绥牵着她的手一紧。

“那之后，我带姐姐回家看看。”

宁遥摇了摇头，用力把眼里的泪花眨掉：“回不去了……”

说着说着她又转头看向殷绥，径自笑开：“除非啊，阿绥以后都乖乖的，做一个……明君。”

最后两个字她咬的很轻，轻到刚一开口就散了。

“姐姐你刚才说什么？”殷绥瞧着她。

“也没什么。”宁遥扯了扯嘴角，又说起了别的。

说到后面连自己都不知道自己说了什么，更不知道他还有没有在听。

到了后半夜，殷绥的情况更加不妙起来，连呼吸都是滚烫的，可人却一直在喊冷。

“姐姐……我好冷……”

宁遥没有办法，她不敢生火，只能把外衣脱了披在他身上，抱着他给他取暖。

毒发作起来最是难捱。

浑身一下子热一下子冷，热的时候整个人像是在火炉里烤着，冷的时候又如坠冰窖。

殷绥打着寒颤，只觉得身旁的人真是暖和，像冬日里的小火炉，他不由又贴近了些。

“姐姐，你真暖和。”

他的意识已经有些不清楚了，连她的样子也看不真切了，只能感觉到有一双温热的手在紧紧抱着他，告诉他很快就会好起来。

“姐姐，你说我们会死吗？”

“别瞎说。”宁遥瞪了他一眼，却是连自己也不敢回答。

“无论如何，我是不会让你死的。”

“姐姐，我一直没问你……为什么你能知道我在哪儿，知道哪里有刺客，就好像……”

殷绥说的很难，一句话断断续续说了好久，说着说着又咳嗽起来，咳得眼里都浸满了水光。

因着发烧，白玉般的脸上透着异样的潮红，眼尾也晕着一抹桃红，又脆弱又美丽。

“姐姐不想告诉我也没关系。”

他忽地抬头，粲然一笑。

“之前是我怀疑错了姐姐，以后不会了。”

天一点一点亮起来。

天刚蒙蒙亮的时候，殷绥的情况总算是稳定下来了。

虽然身子还是有些发烫，却不像刚才那样骇人了，脸上的潮红也一点点褪去。虽然人还是昏昏沉沉，恍恍惚惚，可暂时总算没有生命危险了。

宁遥把他背在背上，加快脚步朝出口走去。

“我们得快点了。”她道。

这密林里危机四伏，虽然有系统指路，可留在这里总归是不安全的，她从营地带来的吃的这一路上也被吃完了。

终于，眼瞧着快到了密林出口，宁遥刚要松口气，就听见系统道：“宁遥，现在不能过去。”

“皇后见刺客们找了一晚还没有消息，又派了些人在各个出口处蹲守。”

“你们现在过去，只有死路一条。”

宁遥脚步一顿。

“这么重要的消息你为什么不早告诉我？！”

系统委屈屈：“早告诉你也没用啊，密林里又没有侍卫，难不成你能不出去了不成？”

“怎么了姐姐？”殷绥察觉到她的异样，也跟着一顿。

“前面……有埋伏。”她艰难地开口，带着殷绥躲进了树丛后面。

时间一分一秒过去。

皇后既派了人过来，不等到人定然不会罢休。

殷绥的毒刚解，再加上流血过多，正是需要好好修养的时候。他们现在没有粮食也没有药，再等下去，先被熬垮的，肯定是他们。

宁遥想了想，问：“阿绥，你现在还有力气跑吗？”

殷绥瞧着她。

虽然毒解了，可他依旧是昏昏沉沉的，隔了好一会儿才明白过来她是什么意思。

瞳孔蓦地一缩，他慌忙抓住她的手腕，力度之大把宁遥都给抓痛了。

“姐姐……你是什么意思？”他颤抖着声音问，声音透着巨大的惶恐。

“你把你的衣服脱下来，换上我的，待会我把刺客引开，你就往营地跑，记住了吗？”

“不要！”他想也没想就拒绝了。

宁遥摸了摸他的头，轻叹一声：“阿绥，我们没有别的办法了。”

“我们……我们可以等，父皇肯定有派侍卫在寻我们，能活下来的……不要走好不好……”

宁遥别开眼，不忍告诉他，侍卫误以为他被猎场的猛兽所伤，根本就没有往密林里找。

“一定有别的办法的。”

“不要走……不要丢下我一个人好不好？”

他向来是最会装模作样的，也一贯清楚自己的优势，一双上挑的丹凤眼含着水光，透着情义时那叫一个欲语还休，我见犹怜。

可是现在他连装也装不出来，连笑也笑不出来了，只是固执地抓着她的手，一遍遍告诉她不要走。

他头本来就沉，恍恍惚惚间，更是连她的样子也看不真切了，只能看到一个模模糊糊的影子，在对他笑。

不用想也知道那笑容一定又干净又好看。

“阿绥你听我说，”宁遥又叹了口气。

“我们躲在这里也不是办法，若是没有援兵，等下去也只能被耗死。”她对上她的眼，神情是难得的严肃。

“更遑论，若是被皇后的人找到了，我们两个都得死。”

“还是说，你真的想死在这里？”

殷绥身子一僵，理智慢慢回笼，紧握着宁遥的手也松开了。

是啊，他绝对绝对不能死在这里。

他刚刚回宫，一切都才刚刚开始。

可是……

宁遥这才又笑了，笑容清澈明亮：“阿绥，一个人活着，总比两个人都死了的好。”

“你先乖乖待在这里。我把他们往反方向引，等我引开了他们，你再往营地跑。”

17/

殷绥无力地垂着眼，像是没听到似的。却在她起身的一瞬间抓住了她的手。

他想做些什么，其实连他自己也不知道。

他是绝对不甘心就这么死去的，他还有太多太多事情没有做，还有仇没有报，他母亲的，他的.....

他被人欺辱多年，尝够了弱小的滋味，发誓要站在权利的顶尖，手握重权，遥遥俯视着众生。

一个女婢的命而已。

一命换一命，该是个十分划算的买卖。

理智上来说，就算她不提，他也应该这么做才是。

他抿紧了唇，身上的冷意又重了些，胸口却酸胀得难受。

他尝过苦，尝过痛，却从未尝过这般滋味，一时竟有些迷茫。

宁遥反握住他的手，安抚似的用指腹摩挲着，眼神沉静而从容。

“阿绥，你相信我吗？”她突然开口。

“我是不会死的。”

“你之前不是问我为什么对你这么好吗？”

“因为啊，”她笑了，眉眼弯弯，像是盛着一抹弯月。

“我是上天派过来保护你的……”她纠结了两秒该怎么表达，“嗯……女菩萨吧。”

“所以啊，我是不会死的，我们以后还是会再见面的。”

她说罢，从地上捡了几颗石子，用力往一旁扔去，等系统告诉她已经有几个刺客追过去了查看了，才弓着身子往另一边跑了。

这一天一夜下来，她早已力竭，现在能撑着也不过是全靠一股子毅力。

只希望能再撑久一点儿罢。

跑之前，宁遥转头最后看了少年一眼。

少年还是那副模样，斜躺在树下，垂眼抿唇，黑长的发因为这一路的奔波早已披散下来，额头上还沾了不少零乱的碎发，婆娑的树影打在脸上，一副乖巧又冷淡的模样。

等她跑开，殷绥才撑着树干，缓缓站起身，依旧垂着眼，连看也没往宁遥的方向看一眼。

他头晕目眩，脚步发虚，就狠狠咬一口舌尖，浓浓的血腥味霎时就在口中弥漫开了，巨大的痛楚也让他神智清明了几分。

他踉踉跄跄地往前跑。

必须要快一些了，不能辜负了她的这条命.....

殷绥跑出密林后不久，就瞧见了巡逻的侍卫。他拿出皇子玉符，边跑边呼喊，最后跌倒在来人的怀里。

晕倒前他最后瞧了一眼宁遥的方向。

他们刚动身时天刚蒙蒙亮，万籁俱寂，天地间是一片朦胧。

而现在，天光大亮，春日日头毒辣，刺得他眼底泛酸，再睁不开眼。

.....

殷绥做了个梦。

自他母妃故去后，他时常做噩梦。

梦里有长乐宫滔天的大火和黑烟，有母妃羸弱而苍白的脸，还有隐在罗帏后，男人凉薄又绝情的脸。

他在梦里一直跑。

而这次，这个梦稍稍变了些。

不止他跑，在他身后，还有一个人穿着粉红色宫装，双蝶髻上插了根极素雅的木簪，在他身后跑得飞快，边跑边催促着他快点快点再快点。

她的面容是一面模糊，像是被水滴在了墨画上，氤氲开来，一片朦胧。只依稀瞧见一双眼睛，清澈灵动，像初春新绽开的嫩芽般充满生机，又像是冬日新化的初雪，干净透亮。

他想回头看看，想拉着她一起跑，却始终没办法回过身去，只能听见她在他身后催促。

慢慢的，那催促声一点点弱下去，接着，是利剑刺入血肉的声音。

所有的雕梁画栋，楼阁琼宇一瞬间化为飞灰。

大梦经年。

殷绥睁开眼，后背冷汗淋漓。

耳边是宫人喜悦的惊呼声：“醒了醒了，九皇子醒了！”

.....

宁遥死的时候其实没什么痛。

系统帮她屏蔽了五感，死亡对她来说，好像就是那么不痛不痒的一下。要说有什么感觉吧，那肯定是愤怒。

“你你你.....你既然能屏蔽我的痛觉，为什么不早点给我屏蔽？！”

系统委屈巴巴：“你也没早要我屏蔽啊！”

宁遥：“……”

所以她这么久的痛其实都可以不用挨？！想想就好气哦！

还有……大概是有一点难受吧。

听系统说，殷绫直至她死都没有往她那儿看一眼。

嘴上说的这么好听，其实也是个小没良心的。

宁遥叹气。

她漂浮在一片白色的混沌空间，问：“我是不是可以下一次穿越了？我下一次的身份是？”

“别急，”系统应了声，“我还没给你统计任务进度呢。”

系统忙活了会儿，很快有提示音响起。

“滴——”

“恭喜系统达成「出师未捷身先死」成就，任务进度条1%，奖励积分5000，扣除所欠积分，剩余积分0。”

“恭喜宿主喜提「穷光蛋」称号！”

宁遥：“……”

“你们这系统还带嘲讽功能的吗？当初说好的只会喊666呢？！”

系统嘿笑了声。

宁遥再睁开眼时，周围的场景已经变了。

她在一个稍显简陋的房间里，这房子瞧着已经有些年头了，木制的门，因为时间久远，已经开始慢慢剥落皮层，房间里的一应器具，包括柜子、桌案等，都是最简单平实的款式，连她睡的“床”，也是随便在地上铺了个褥子。

好在还算是干净整洁。

屋外倒是人声嘈杂，时不时还夹杂着几声疼痛的呻吟。

她推开门一瞧。

入目是森森古柏，还有歪倒在青石地面上，大片的难民。

宁遥整个人都懵了，连着声音都抖了。

“我这次又是什么身份？”

系统半天都没有回答，在宁遥都要以为它出故障了的时候，突然传来一阵魔性的笑声。

“嘿嘿嘿——遥遥！！！我们发财啦！”

“三万个积分啊！宝贝我们发财了！”

宁遥：“？？？”

“你不是刚刚才跟我是个穷光蛋吗？”

系统道：“刚刚是刚刚啊，现在已经景顺十七年冬了啊！”

宁遥眨了眨眼。

她离开的时候，才是景顺十年。

已经过去七年了啊。

女主第一世都在这里啦~

以后的都在文章里更新，可以在“我的主页”——“文章”里看到。

暂时命名为《为了攻略暴君我重生了三次》，起名废真的好难啊

浏览器扩展 Circle 阅读模式排版，版权归 www.zhihu.com 所有